

兩雄決鬪記

亞森羅蘋俠盜奇案



兩雄決鬥記

勒白朗著

念仁友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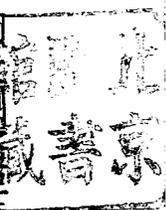
美本

畫眉山人序

世界上會了一個大偵探福爾摩斯，又會出了一個大劇盜亞森羅蘋，互為針鋒相對，真可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凡是英雄，總有抵敵的人在呢。

福爾摩斯以他超人的理想，使世間盜賊無所遁形；而亞森羅蘋也以他過人的智慧，遁人于無形，照這樣看來，世上儘是如何聰明絕頂的人，也總有技窮的一天。

英法的小說家，往往喜歡以奇詭之筆，寫特異之人，再加科學的構思為經，深遠的理想為緯，因此寫出的小說，都是曲折驚奇，震蕩心魂，富有刺激之力。所以我國人也沒有不喜歡讀福爾摩斯偵探案和亞森羅蘋俠盜案。不過，福爾摩斯只是一個偵探罷了，探案的技巧雖工，只是做不平等法律的奴隸，專做資本家獵狗；反不如亞森羅蘋



的熱腸俠骨，衝決網羅，翦除凶殘，替那些無辜有一伸冤抑的有惡義！本書兩雄決鬥記，就是描寫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兩雄相遇，各出奇智相角的記錄，原本寫得飛龍活現，有聲有色，使我們閱讀的人，彷彿在字裏行間，真看見有一個福爾摩斯和一個亞森羅蘋哩。吳君譯筆也很流暢，我想這書出版以後，必得愛讀者的歡迎，而亞森羅蘋的大名，也因此更加傳揚天下，那末吳君不但是愛讀偵探小說者的功臣，並且也是本書作者勒白郎氏的知己了。

兩雄決鬥記目次

- 一 百萬法郎的彩票.....一
- 二 莎賽姑娘被擄.....一一
- 三 亞森羅蘋的勁敵.....一九
- 四 賊人見面.....二六
- 五 煙囪里追索.....三五
- 六 將軍之死.....四二
- 七 一絡頭髮.....四九
- 八 失竊.....五七
- 九 正和你一般.....六四
- 一〇 一封信.....七一
- 一一 福爾摩斯南來.....七九

一二	兩雄相會.....	八六
一三	燈光人影.....	九五
一四	是敵是友.....	一〇一
一五	幽禁出來.....	一〇七
一六	華生折臂.....	一一三
一七	一線光明.....	一二〇
一八	就是亞森羅蘋麼.....	一二六
一九	漏網之魚.....	一三三
二〇	兩兄弟.....	一三九
二一	紅寶石.....	一四〇
二二	有話奉白.....	一五〇
二三	我要的是亞森羅蘋.....	一五九
二四	智勇雙全的姑娘.....	一六五

二五	羅蘋放逐福爾摩斯·····	一七二
二六	不是別人·····	一八〇
二七	一句話·····	一八七
二八	劇盜落網·····	一九四
二九	功成身退·····	二〇〇
三〇	最後的送別·····	二〇八

佛國寶

“……並且，不但我一個人蒙受着這阿拉克寶物的禍害而已啊：阿克美德因了它，致招殺身之禍；毛絲屯大尉因了它，致招不得好的結果；修爾托老賊因了它，致鬱鬱而死；而我和三個伙伴，又因了它，終身陷於牢獄！唉！唉！我又何必取獲這織不能食，寒不能衣的寶物呢？……”

以上是佛國寶第十一章內罪犯約翰遜供詞的一段話，我們只從這幾句話上着想，本書的內容，是經過多少曲折離奇的情節了。作者柯南道爾氏，在本書中，不但發揮了他的偵探學深入微奧的理想，並且還展開了他對於本書情節上的人生觀。試想：寶物是多麼值得使人迷惑的東西！何況是價值五十萬金鎊的寶物？然而寶物之為物，又那一點不經過血刃的摧奪？那一點不經過罪惡的渲染？作者很巧妙的假毛絲屯大尉女兒瑪利姑娘的口中，透露了他對於寶物的見解。在故事上說，除了離奇怪誕的情節以外，又參雜了一段聖潔香豔的戀情，更使本書曲折生色了。讀過第一集血書的讀者，接讀本書，真是“路曲拳迴，回味無窮”哩。

亞森羅蘋
俠盜奇案

兩雄決鬥記

法國勒白朗原著
庫川吳鶴聲譯述

一 百萬法郎的彩票

一天，是十一月八日。飛石燕學校的數學教授劉博瑞氏，在一家舊貨店裏，挑選那些舊貨。揀選了一回，最後他得着一張桃花心木做成的寫字台，這台子有許多抽屜，他看了很是中意。暗想：「我拿這東西，作為莎賽生辰的贈品，豈不佳妙！」劉博瑞本來是個寒士，囊中並不豐富；他為的是要博得他愛女的歡心，所以才想買這隻古舊便宜的台子。

當時他和店主講了價錢，是六十五個法郎成交。于是他便寫了自己的住址，交代店主差夥計送去。

這時候，忽有個華服少年走來，雙眼灼灼的，左右探望，像要窺

什麼東西。一會兒，他發現了劉博瑞買去的那張桃花心木做的寫字台，便問要多少價錢。店主回答說，已經賣去了。少年望着劉博瑞道：「買主就是這位嗎？」劉博瑞欠了欠身子，心裏異常得意。以爲這桌子有人豔羨，益發矜貴了。

他一面想，一面走出店門，不多幾步，那少年忽然追趕上來，向他脫帽鞠躬道：「先生，恕我冒昧，有一句話奉問，幸勿見笑。——先生的意思，是不是專爲這台子而來的？」博瑞道：「不是，我不過要得代價便宜點的物件罷了。」那少年道：「那末，先生之意，並非是專在這桌子上的麼？」劉博瑞道：「不錯，但這台子很好，我也極願意買牠呢。」那少年又道：「先生只怕是愛牠古雅麼？」劉博瑞道：「多半還是因爲牠很便宜。」少年忙道：「那麼，先生可能捨了這台子換一張麼？那桌子的材料既比這個新，而且也很便利的。」劉博瑞道：「這張台子很合我意，我不願和足下交換。」少年又很誠摯的

說道：「但是……」劉博瑞平素不喜歡多言，並且容易動怒。如今見這少年和他絮聒，忍不住發怒道：「足下不用多說，恕我先行了。」少年却仍攔住他道：「先生究竟是拿多少錢買的？我情願加倍相酬。」劉博瑞搖頭道：「謝足下厚意，可以不必。」少年又道：「三倍如何？」劉博瑞怒道：「罷了！罷了！此桌已經屬我，我不願意讓給你怎樣？」少年無話可說，狠狠的瞧劉博瑞一眼，就返身去了。

一小時後，那台子已從舊貨店中，送到惟綠菲蘭街的劉氏寓中。劉博瑞異常高興，忙叫他的女兒道：「莎賽！我特地買這張寫字台給你，你可喜歡麼？」莎賽是個美麗的姑娘，她見了這隻桃花心木做的台子，很是滿意，因此非常歡喜。她立刻伸出一雙藕臂抱住她父親的頭頸，吻了好久，那種快活的樣子，似乎這隻台子是無價之寶，非王后是怕不能得着呢。

到了晚上，她便叫她的下女豪登幫助她，將那張台子，搬到自己

的房內；接着又將她的書件，文具，圖畫，明信片，以及她表兄費立浦贈她的祕密紀念品，都一一放進抽屜內。她覺得這小寫字台，差不多無異百寶箱了。

明天早上七點半鐘，劉博瑞照例到學校裏去授課，到十點鐘，莎賽又照例去接待她的父親。劉博瑞見他愛女的亭亭倩影，站在院外砌石之上，露着愉快的神情迎接他。見她那粉靨的微笑，像是初放的玫瑰瓣兒，委實嬌豔得可愛。

父女倆一壁走，一壁說笑。劉博瑞先問他的愛女道：「你看那寫字台怎樣？」莎賽道：「可愛極了！剛才我和豪登用力磨那銅柄，不多時便發生燦燦的光彩來，像黃金一般哩。」劉博瑞歡聲道：「親愛的莎賽！你果真喜歡牠嗎？」莎賽道：「委實愛牠！但怪這台子，不早入我家，到現在方才給我得着呢。」

到了寓所，父女兩人同進園中。劉博瑞道：「我們怎不在餐前去

看看那隻寫字台呢？」莎賽笑道：「父親的心，正和我相同哩。」

他們倆一面說着，一面便舉步上樓，到了房門口，莎賽忽然怪叫起來；劉博瑞忙驚問怎樣，隨即跟了莎賽進房，一眼瞧去，原來那可愛的寫字台，却已不翼而飛了。

停了幾分鐘，警察到來，略略問了幾句：原來那案情很是簡單，從莎賽出門之後，婢女豪登，也就出外買食品去了。不多時，有個運貨的人，駕車而行，停在園門之前，這是鄰人都瞧見的。那運貨人下了車，便按着電鈴，開門入內。這時候的鄰人，並沒知道婢女出去，所以毫不疑心。因此，就由他細載這寫字台去了。但所可異的，是這人的來意，似乎是專為一張寫字台；而那些箱櫥依舊鎖閉着，時鐘雜具，也沒有移動一件；便是莎賽的錢袋，本來放在這寫字台上的，台子雖是不見，但錢袋却還在別一隻桌子上，檢點袋中所存的金錢，一個也沒有缺少。這惡人冒險而來，只將台子細載而去，對於金錢，竟

棄之不顧，也就可怪了。

劉博瑞想起昨天少年對他所說的話，很是可疑，因此他便一一告訴警察。末了又道：「那少年見我拒絕他的請求，態度極似憤懣。臨走的時候，又瞧了我幾眼，似乎恐嚇我的樣子。這種情形，我還明明記着哩。」

警察聽了這一席話，也沒有頭緒，又到舊貨店裏去問。據說這兩個人，都不相識，至于那寫字台，是拿四十個法郎，從錫菲露斯地方買來的，因物主已死，這台子便和其他什物，同時出賣。如今陳列在店中，已好多天了，却給這位老先生出六十五個法郎買去。除此以外，便不知道了。警察無從刺探詳細，也只可置之不問。

劉博瑞自從失了寫字台後，懊喪異常，他以為寫字檯中，一定有秘密抽屜，藏着寶物，可巧給那少年知道了，未曾買得到手，却差人來偷去，他越想越是悔恨。莎賽淡然說道：「父親何必自尋苦惱？個

中便有寶物，也和我無干。」劉博瑞道：「你真是個戇子！要知道個中既有寶物，便可作你妝奩之用。將來要嫁與公侯，也是容易的事啊！」

莎賽聽了，微微一嘆，半晌默不作聲。原來她芳心深處，但嵌着表兄費立浦一人，可是她表兄很窮，囊中連一個辨士的積蓄都沒有，如今聽得他父親醉心貴家，將來必定阻攔她的好事，所以不覺嘆息。從此以後，飛石燕兩椽小屋之中，頓似愁雲籠罩，沒有生趣。那劉博瑞便因爲一張寫字台的緣故，天天在這當中度他可憐的時光了。

光陰飛一般快，忽忽已過了二月，劉博瑞家中，還有失意的事，連續而來。那天是二月一號，五點半鐘的時候，劉博瑞從學校回家，取了一份晚報，戴上眼鏡，坐在沙發椅上翻看。那些政治新聞，委實枯澀乏味，因而隨手撇開，另外翻開一張。斗的有幾排巨字，耀入眼簾：『報紙公會，第三次彩票披露』，『頭彩是二十三組，五百十四

號，應得一百萬法郎。」

劉博瑞看完報紙，書的墮在地上，他眼中忽覺四壁浮動，自己捫着胸腹，心脈也似停頓了。原來他所買的彩票，就是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當初買這彩票，原非出乎本意。他自己忖度，沒有幸運可得巨金，因為朋友再四慫恿，他才勉強買了這個號碼，如今竟中了頭彩，實在出乎意外！他再拿出日記簿來翻看，那飛頁上分明寫着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並不錯誤。但這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的彩票，却在那裏呢？

他從沙發椅上跳起來，飛也似的奔到書室，找他的文具箱子，却已烏有。他大吃一驚，不禁倒退了幾步，心里一陣奇痛，似乎受了刀刺，半晌才揚聲叫道：

「莎賽！莎賽！」

這時，莎賽剛從外面進來，聽得他父親叫喚，忙奔上樓來。劉博

瑞喘着氣說道：「莎賽！我的文具箱子，那里去了？」莎賽道：「父親說的，是指那只箱子？」劉博瑞道：「這箱子就是數日前禮拜四的一天，從洛番兒買來的。一向放在桌上，你應該記得？」莎賽曼聲答道：「是的，但父親難道不記得這箱子和我的東西……放在……」劉博瑞不等她說完，忙道：「在甚麼時候？」莎賽道：「在我生辰的前一晚，父親也許記得……」劉博瑞暴聲說道：「放在何處？快告訴我吧！」莎賽道：「父親竟忘了麼？這箱子，是和我的物件，同放在那寫字台中的。」劉博瑞道：「可是在那失竊的寫字台中麼？」莎賽道：「是的。」劉博瑞面色驟變，仍忙着問道：「可是在那失竊的寫字台麼？」他這一句話，低而且顫，一種失望的顏色，充滿着面部。少停，又拉了莎賽的手，低聲說道：「莎賽！這其間實有百萬金在着啊！」莎賽急道：「父親！先前爲何不告訴我？」劉博瑞不答，喃喃語道：「這其實有百萬金在着啊！那報紙公會彩票的頭彩，就在我的文具箱

裏。」

劉博瑞說完，不再作聲，似乎失望之餘，連氣力也沒有了。莎賽也沒有話，末後才說道：「父親勿悲。我想公會中人，仍當將彩金給與我們，決不會給與賊人的。」劉博瑞道：「我既沒有彩票，如何可以得金？」莎賽道：「父親要拿了彩票，才可以得金麼？」劉博瑞道：「自然須拿彩票作證的。但我這票子，實在是貯藏在文具箱中的，如今寫字台既入賊人之手，這一宗巨金，自然也歸賊人所有了。」莎賽嬌嗔道：「我家失了寫字台，又失巨金，這事豈可甘休？爲今之計，父親該去咨照公會裏的人，他們立刻拿頭彩作廢。」劉博瑞道：「那賊鬼計百出，再也敵他不過。這寫字台被他偷去，就可見得他手段的厲害了。」

劉博瑞越說越氣憤，倒在榻上，過了一會；精神又鼓動起來，頓足呼道：「我決不聽這一百萬法郎，被賊人得去！他縱然聰明，也不

中用！他敢大胆去領取彩金，那我就可捉住他的！哼！哼！賊子！你別歡喜！你且看看最後的勝負，究竟是誰呢？」莎賽道：「父親這麼說來，已有了成見嗎？」劉博瑞道：「不錯，我用全力和他爭奪，一定可以成功。這一百萬法郎，既是我應得之財，我必定要得到手才罷！」

幾分鐘後，劉博瑞便拍電報到巴黎加坡星街的方稀霞銀行總理道：「我是頭彩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彩票的得主，獎金切勿給與別人爲要。劉博瑞啓。」同時方稀霞銀行總理又接到一個電報道：「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的彩票，剛爲我得，特此奉告。亞森羅蘋啓。」

二 莎賽姑娘被擄

讀者諸君！你們知道亞森羅蘋，是何等樣的人？他是我們法蘭西震動一世的劇賊！無論何人，聽得了這個名字，都要留神。他那驚心

動魄的活劇，時時搬演，已傳遍了法蘭西全國人，人人因為他神出鬼沒，所以共送他一個雅號，叫做『祖國大賊』。那亞森羅蘋居然承受，引為特別光榮。但他從前所演的活劇，還不算得得意傑作。如昂瑪林路謀殺案哩，藍鑽石戒指案哩，正一幕一幕的，源源表演着。這一回，他又演了一齣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發表在新聞紙上，登場名角，固然是他，不料還有一位英國大名鼎鼎的偵探家福爾摩斯，和他成雙作對，兩雄相遇，免不了了一場劇鬥，那全市賣報的童子，差不多要高唱着『亞森羅蘋被捕』了！巴黎全市的人民，個個凝神屏息，欲聽他們倆誰勝誰敗的消息。可是沒有一個，敢先下一句斷語呢！在下和這位亞森羅蘋是熟識的朋友，他那許多眩筵的事業，常常勞我握筆替他記錄。有時候我索解不到的地方，便去詢問羅蘋。羅蘋待我很厚，他往往竭誠相告；因此羅蘋同我，便和福爾摩斯有個助手華生一樣了。

像是亞森羅蘋的黨羽，豈非怪事嗎？」甘聶瑪嘆息道：「我們倘和亞森羅蘋共事，百事就都要顛倒了？」

過了三分鐘光景，劉博瑞從銀行裏出來，走到加浦新賜街頭上，便折進蔭路，慢騰騰的走在左邊街沿上。時時看着店家櫺窗中的錦物，現出很自在的態度。甘聶瑪道：

「這老兒如此鎮靜，令人生疑；我想一個人，身藏百萬金，斷斷沒有如此安閒的。」

「你疑心他怎樣？」伏冷芳問。

「我疑心這老兒，怕是亞森羅蘋的化身呢！」

當二人說話時，劉博瑞忽然走到涼亭中，買了一張新報紙，一面走一面看，舉步更慢。不一回，倏的跳上一輛汽車，那汽車登時開動，飛也似的駛去，到了美底琳街角就忽然不見了。甘聶瑪大叫道：

「快追！快追！這又是那賊的詭計呢！」

四 賊 人 見 面

甘聶瑪和伏冷芳趕出美底琳街，不覺放聲大笑，原來他看見那輛汽車，已停在默潑蔭路，劉博瑞已經下去。甘聶瑪道：「伏冷芳，快向前去，這駕車的，只怕就是華勒司特吧！」伏冷芳果前去捕住那人；那人說自己名叫雅斯冬，並非華勒司特。當十分鐘前，有一個紳士，吩咐他在賣報亭子外面守候，看見老紳士到來，便開車而行。伏冷芳道：「那老紳士可曾告訴你住的地方嗎？」車夫答道：「沒有。只說到默黑潑蔭路付給我車錢，以外並沒有別的話。……」

當他們說到這裏，那劉博瑞已經跳上街車，對車夫說道：「快到亢高德地底火車站！」不一刻車已到亢高德，劉博瑞便乘着地底火車，到王宮廣場，出站，又僱了街車，到寶使廣場，重乘地底火車，到菲力霞蔭路。有一輛街車走過，他又喚道：「載我到咖勃隴街二十五

號。」

這二十五號的屋，在勃隴街的角上，和跋踢街，只離開幾步。街車到此，劉博瑞便下來，認了二十五號屋，上去按鈴。一個紳士出來開門，劉博瑞問道：「大律師譚啓端先生，是住在這間麼？」紳士答道：「我便是譚啓端，閣下可是劉博瑞先生嗎？」劉博瑞道：「在下正是。」譚啓端道：「我等着先生好久了，請隨我進內吧。」

劉博瑞跟他到了辦事室中，壁上的時鐘剛鳴了三下。劉博瑞道：「他本來約我在這時候相見，現在他已來麼？」譚啓道：「還沒有來哩。」劉博瑞隨坐下來，揩他額上的汗，又拿出時錶來看看，息了一回，很懇切的問道：「他果真來嗎？」譚啓端道：「我不能斷定他來與不來，不過他如其真來，事情也很危險。那許多偵探和警察，監守着我的房屋，怕已有二個禮拜了；而且我也遭人懷疑，豈不冤枉！」劉博瑞道：「我也是冒了險，到這裏來的。追隨我後面的偵探，不知

有多少呢！」譚啓端道：「這樣說來，閣下直引着偵探到這裏了。」劉博瑞變色道：「這事不能怪我，我的舉動，一一都是受他指使的。他命我二點鐘，到銀行裏領款；領了款，便到這裏來。我都一一依承。我所以不辭勞瘁而來，無非爲了我的愛女，但願他也守着信義，將我的女兒交給我就算了。」他說到這裏，略停，又道：「今天他果真能將我的愛女交還嗎？」譚啓端道：「我並沒有和羅蘋會過面，不過他有信來，囑咐我今天三點鐘以前，將傭人盡行遣去，以便他和先生在此會晤。倘我不答應這件事，可以在法蘭西回聲報上，登個啓事，使他知道。但我覺得替亞森羅蘋效些微勞，很有奇趣，所以早答應他了。」劉博瑞嘆息道：「這樣曖昧的事情，可有了結的時候嗎？」

他一面在懷裏揣出銀票來。擺在桌上，細細點數，將一百萬法郎，分成二組。譚啓端和他對坐着，彼此默然，不發一語。劉博瑞時時側着頭，探聽門鈴，形容非常焦灼。譚啓端也忐忑不安，站起身來道

：「他或者不來，也未可知。他知道我們倆是誠實的人，決不會欺弄他；不過這裏危機四伏，也足使他望風却步呢！」劉博瑞聽了這話，想起他女兒，心裏焦急非常。顫抖的說道：「他倘將我的愛女還我，便盡數拿這一百萬法郎送給他，我也心甘情願了。」

正說着，門忽關的開了，走進一個衣冠楚楚的美少年來，一面還朗朗的說道：「劉博瑞先生！一半夠了。」劉博瑞一見這人，就認識他，是當日舊貨店裏遇見的少年。急忙近前問道：「莎賽在那裏？我的女兒在那裏？」

亞森羅蘋慢慢關上門，脫去手套，對譚啓端道：「我親愛的先生！承你替我盡力，我心裏委實感激。以後不敢忘却大德呢！」譚啓端嘩嘩地答道：「但是……但是……你從那裏進來的？我何以沒有聽得門鈴聲響？」亞森羅蘋夷然道：「門鈴不是生物，我要他沒有聲響，便沒有聲響，這有什麼希奇！」劉博瑞又問道：「我的愛女莎賽呢？」

你究竟將她藏在那裏？」羅蘋很不耐煩的說道：「先生！何必如此急急！請等一下子，令愛便要和你見面了。」

他說着，在室中踱來踱去，態度極其安閒。停了一回，他又說道：「劉博瑞先生！如今我要恭賀你，這一回到來，身手靈捷極了。」說到這裏，那雙銳眼，忽的注視到桌上的銀票，隨又叫道：「好極！好極！一百萬法郎已在這裏，我們就此完局吧！」

譚啓端忙走近桌前道：「但是莎賽姑娘還沒有來呢！」羅蘋道：「這話是什麼意思？」譚啓端插嘴道：「羅蘋先生！你應當先將莎賽姑娘交出，然後可以取銀。否則豈不違背公約嗎？」羅蘋道：「我知道了。我的爲人，未必可以使人相信，我若真拿這五十萬法郎去，說不定要自食前言，先生疑的極是。不過，先生須知道，我亞羅森蘋生平也重信義，非比尋常的宵人；倘怕我用暴力，你不妨開窗喊救。我知道街上的偵探，多到十二分呢！」譚啓端道：「這話真確的麼？」

羅蘋將窗上百葉板推起道：「那得不確！我想劉博瑞先生，身手雖然靈捷，還不能和甘肅瑪對敵，不看見這老兒，正在街當中徘徊麼？」劉博瑞道：「沒有的事，我可以罰誓的。」羅蘋道：「我並不疑心先生賣我，先生何必介介？他們也有些小聰明，能跟你到這裏。你看，伏冷芳，格萊奧賽幾個小子，都在那裏——嘻！我生平的好朋友，都齊集在這裏了。」

這時譚啓端呆呆的看着亞森羅蘋，見他態度從容，似乎視那些偵探同兒戲一般，毫無畏懼。他慢慢的走近桌邊，從二組銀票之中，各取出二十五張，雙手奉給譚啓端道：「今天的事，不是先生，不能成功。所以劉博瑞先生和亞森羅蘋，各拿出二萬五千法郎酬勞，請你老實收了才是。」譚啓端推謝道：「數目過大，萬不敢受。」羅蘋道：「這話未免客氣，我們欠情的地方也多哩。」譚啓端還是謙謝道：「我很願意替二位效勞，厚酬却不敢領。」羅蘋大聲道：「我親愛的大

律師！倘不受這些法郎時，你便是看我不起了。」

亞森羅蘋說着，又拿四十七萬五千法郎，給劉博瑞道：「先生！這區區之數，便做我們兩把晤的紀念品，也算是我敬賀女公子出嫁時的奩儀……」劉博瑞忙將銀票，抓在手裏，大聲說道：「我並無出嫁的成議，你向我道賀，未免太早吧！」羅蘋道：「先生不許她出嫁，她自然不能自己獨行；不過她心裏，很盼望這一天呢！」劉博瑞道：「你何以知道？」羅蘋道：「世界上凡是深閨待字的女郎，往往有祕密情史，不是做父親的所能知道的。却有個叫做亞森羅蘋的，在一只寫字台裏面，發現那雙心交綰的情書！」譚啓端道：「除此以外，還得着什麼嗎？我想那寫字台並不十分貴重，足下何以偏偏注惹着他嗎？」羅蘋道：「祇因爲那張台子，是件古物罷了。倒是那張彩票，先前並不知道，如今竟是頭彩，實在是意想不到的。我生平最喜歡古董，搜羅得也不算少；但好久想得這張桌子，未能如願。這桌子是水松

和桃花心木製的，彫刻非常精緻，當時是在拿破侖的情人瑪利納士加屋中發現的。一個抽屜上，有字刻着：『法蘭西大皇帝拿破侖一世陛下。忠僕孟希宏製。』這下面，又有刀尖刻的字：『你摯愛的瑪利贈。』

『拿破侖看見喜歡得很，便照式製了一張，給皇后約瑟芬，當日馬梅村的人，都嘖嘖稱道此事，便是現今的雅德美泊兒人，也都知道。所以我定要得這桌子，使我古物陳列室中，完完備備，才無缺憾呢！』

劉博瑞微微的嘆息道：「當日足下倘將這番原故說明，我也奉讓了。何至于有今日的一樁事！」亞森羅蘋笑道：「不錯；當日先生果肯相讓，那末這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的彩票，也何至于落在我的手裏！那一百萬法郎的巨款，也是先生獨得了。」劉博瑞道：「便是我的女兒，也不至于被你劫去。」亞森羅蘋道：「不是，不是，劫人必須要用強力，實在是你女公子自己情願。所以不能說是劫去的。」劉博瑞愕然道：「她自己情願的嗎？」亞森羅蘋道：「正是。女公子已到

了標梅之期，那得不想出嫁？况且她心中既有了屬意的人，情急也是當然之理。但欲出嫁，沒有奩費又不行。我只消拿甘言打動她，她便立刻隨我走了。」譚啓端道：「話雖如此，但我想莎賽姑娘未必許你和她相見吧？」亞森羅蘋道：「從來沒有和她見面，像我這樣一個荒愴，那敢褻瀆天人？凡是我的意旨，都是由一個女朋友轉達的。」譚啓端道：「這女朋友想必就是汽車裏的秀髮少婦了。」亞森羅蘋道：「不錯，莎賽姑娘出亡的一幕戲，便在書院外第一次晤面的時候約定的。後來跟着這位女友，坐船去游歷比利時荷蘭二國。一個少年女郎得了這般壯遊，也算是畢生之幸了。等她到來，一定可以詳述一番呢！」

這時候客堂里的門鈴，忽然震動，先前鳴了二次，聲音像是很急，接着又鳴了兩次。羅蘋道：

「莎賽姑娘來了！譚啓端先生！你替我請她進來吧！」

五 煙 肉 裏 追 索

大律師譚啓端忙開門，有兩個少婦，亭亭的走了進來。一個奔投在劉博瑞的懷中，一個和羅蘋寒暄。這少婦長身玉立，體態很是苗條，粉頸像梨花似的，一絲沒有血色，黃金色的秀髮，分披兩肩，穿着一身玄色的衣裳，玉頸上掛着黑色寶串，沒有其他繁飾。通體黑黑的，越顯出她的嬌容秀態，不同凡俗。亞森羅蘋和她談了幾句，便向莎賽鞠躬道：「姑娘，這一回的事，我應當道歉，勞姑娘長途跋涉，而且遠背家鄉，諒姑娘心中，定不舒暢。」莎賽道：「先生何必這樣說，我心裏很快樂，要是沒有我的父親在着，我也不想回來了。」羅蘋道：「如此極好，如今何不將令表兄的事情，說給尊翁聽聽？」莎賽詫異道：「先生這話，我很不明白。」羅蘋道：「姑娘或者理會得，我所說的，就是令表兄費立浦，姑娘不是珍藏着他的書信嗎？」莎賽聽

說，粉頰上立時起了紅暈，隨即投在她父親的懷中，喃喃的陳訴了。

亞森羅蘋瞧着父女二人，雙眼中發出柔曼的光來，低低的說道：「我們行了善事，必得好報，這般情況，能不令人心動！如今他父女倆的快樂，實在是我羅蘋構成。便是多情的鴛侶，將來也應深深的感激我。我的名字，怕不受他們子子孫孫永永傳誦嗎？他二人白頭偕老，那家庭生活，不消說是美滿極了！」他說到這裏，轉身對着窗子，又自語道：「不知道那可愛的老兒，現在還在街心嗎？假使他看見這父女倆親昵的情狀，又當怎樣？……嘻！這怎麼說！街上連人影也不見了！難道都已去了嗎？或者他們步步逼近我來，也未可知。」

亞森羅蘋正這樣想着，那劉博瑞此時忽然想到女兒已經回來，怎不將亞森羅蘋捉住？那一百萬法郎，還可以獨得。主意打定，便向門口走去；羅蘋似乎窺見他的心事，忙攔住道：「劉博瑞先生！你要到那裏去？可招呼偵探，來捉我到官裏去嗎？我勸先生，還是安靜些吧。」

！他們只知道先生在這裏，莎賽姑娘和秀髮少婦在這裏，却不知道我亞森羅蘋也在這裏。今天早上，他們已在這屋裏搜過一次，這時候又在外面邏守着。假使我要進來，那得不給他們看見？所以我在這裏，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哩。不過，他們或者知道秀髮少婦，是我所使的，等她出門的時候，捉住她也未可知。」

正說着，門鈴忽又震响起來，亞森羅蘋揮手教劉博瑞勿動，發出暴戾的聲音道：「先生勿動，有女子在這裏，可不要做無意識的事！譚啓端先生！他願意替我效勞，我已信託他的話了。」劉博瑞聽了，雙足便像黏在地上，不能移動。譚啓端也兀立着，像石人一般。羅蘋拿了帽子，絲毫不見慌張，他見帽沿上有些沙塵，又舉起袖子來，慢慢地揩了一回，說道：「親愛的大律師！以後或者用得着我，我定必盡力。莎賽姑娘！願你永永如意，倘見令表兄費立浦的時候，請你替我道候。」他說完了，向懷中掏出個很大的金袋來一看道：「劉博瑞

先生！現在到四點鐘，還有十八分呢！到十四分的時候，你才可以出去。這是我最後的命令，你須記着。」

這當兒，門鈴越發怪响了，譚啓端道：「怕他們要衝進來了。」羅蘋冷然道：「大律師！難道忘記法律了嗎？甘聶瑪是君子之流，那得弁髦法律，破門闖進法蘭西一個紳士家中？我們正可暢談，不必着慌。但看你們三位，偏促不安，委實抱歉。」他說罷，把金錶放在桌上，瞧了劉博瑞一眼，似乎喚他注意這個。接着他開了門，對秀髮少婦道：「我愛！我們去罷！」說完，退了幾步，叫那少婦先走，返身對莎賽鞠了一躬，便關上門去了。少停，聽得他在串堂中朗朗說道：「甘聶瑪！願你午安。近來可康健嗎？尊夫人前，替我道候；幾天我要設宴請她，敘敘契闊呢。甘聶瑪！再會吧！」

這話聲息了，鈴聲又聲，挾着叩門的聲音，和許多人說話之聲，劉博瑞目注金錶，囁嚅着道：「四點鐘才過了十五分，這幾秒鐘，便

穿過客堂，亞森羅蘋和秀髮少婦都不見了。」莎賽急道：「父親！且等一等，不要張皇。」劉博瑞道：「還要等嗎？你可癡了！我的五十萬法郎，被他強奪了去，你難道不想想嗎？」說完，隨手開了客堂門，甘聶瑪撞進來，全息問道：「那少婦和亞森羅蘋那裏去了？」劉博瑞道：「想來還在屋裏。」甘聶瑪歡呼道：「這樣，就可拿住他了。這屋子已給我們圍住，他們倆那能免脫？」譚啓端道：「那僕人們上的扶梯上，也有人邏守着嗎？」甘聶瑪道：「僕人們的扶梯，下達院落，除了前門，沒有別路可出。這門外面，已有十個人看守着呢！」譚啓端道：「他來的時候，既然不走前門，去的時候，當然也不從這裏出去了。」甘聶瑪冷笑道：「那末，他究竟打從那裏出去呢？難道可以破了牆壁飛出去了嗎？」

他說時，舉起長幕，見有一條甬道，和廚房相通。甘聶瑪當下便飛步而前，走到盡頭，那門關着，還有鎖鎖住，於是開了窗，揚聲向

一個偵探問道：「你看見有人走出來嗎？」偵探道：「我沒有看見。」甘聶瑪道：「如此他一定伏在屋裏，料來也難以逃走。羅蘋小子！你以前欺弄我，我現在也得復仇了！」

到了晚上七點鐘，偵探部部长杜道威，因為不得甘聶瑪消息，很是疑心。所以親到咖勃隴街，向門前的警探問了幾句，走進去後，譚啓端接他到里面，突見一個人，在烟囱中，探出半個身子來。那二隻脚在地衣上，動個不停；烟囱裏還有一種怪聲發出。杜道威不覺失笑道：「甘聶瑪！你可是收拾烟囱的嗎？」

甘聶瑪出了烟窗，面上滿佔了煤烟，一時竟難以辨認。兩個瞳子，灼灼怒射，咆哮道：「我剛在追索那賊哩！」杜道威道：「那賊是誰？」甘聶瑪道：「便是亞森羅蘋那傢伙呀！還有他的女朋友，也是和他一同逃走的。」杜道威道：「你以為他們躲在烟囱裏麼？」甘聶瑪聽到這裏，忍不住踉蹌起立，伸出他那黝黑的五指，來牽杜道威的

衣袖；怒聲問道：「部長！你以爲他們那裏去了？他們一般是血肉做的身體，難道可以將身子騰空，打雲端裏穿出去嗎？」杜道威道：「如今他們是已經去了，你便怎樣辦呢？」甘聶瑪佛然道：「走那裏出去的？這屋已在圍困之中，必不放他遠去，連屋頂裏，也有人邏守着啊！」杜道威道：「隔壁有屋，或者給他假道呢！」甘聶瑪道：「不，兩屋不相通連的。」杜道威道：「我們務必捉住他！方算稱職！」甘聶瑪道：「部長，我也早是這樣說，他兩人一定藏匿在那裏，沒有遠去。我們有這許多人，決不放手漏網。部長！且別着急，聽我去辦，今晚不得，且等明天。我便在這裏度一宿，伺候那賊出來罷。」

這晚，甘聶瑪果真堅守不去，後兩天也是如此。一連三天，不見亞森羅蘋的影子，連秀髮少婦，也杳如黃鶴。這時候甘聶瑪還說他兩人一無逃亡的痕迹，一定藏匿在屋中無疑。他嘴裏這般說，心裏却也驚訝，以爲廿世紀的人，難道能像神怪小說中的仙妖，有隱身法不成

！但這甘聶瑪生平偵探案子，從來不肯退却，所以他依舊鼓着勇氣，搜屋中，他疑心這二個人，或許正藏在牆壁裏面呢。

六 將軍的死

二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前駐德公使的將軍華捷克男爵，忽然感傳他僵臥在昂瑪林一百三十四號屋內的一張安樂椅中死去了。這屋子本來是他哥哥所有的，他哥哥在六個月前死去，這屋子就遺歸了他。誰知不過這些日子，他又被人刺殺了啊！

那天，華捷克男爵在家沒有出外，他的女伴坐在他身旁，讀書給他聽；管家婦伍格得女教士，也正在準備夜火，並替男爵熨那寢具。每天晚上，女教士必定要到修道院安息，到明天早上再來。這晚十點多鐘，她的職務完了，便對男爵的女伴道：「杜乃特姑娘！我的事已完，要回家去了。」杜乃特道：「好的，願姥姥晚安。」伍格得

道：「今晚廚子出去，要明天來了，屋裏只有姑娘和一個僕人，請你謹慎些。」杜乃特道：「姥姥！別掛念着男爵，我可以宿在隔廂裏照應呢。」

伍格得既去，少停，侍僕佳而斯進來，這當兒男爵已醒，對他說道：「佳而斯！你且試試電鈴，能直通到你房裏嗎？倘使晚上聽得我按鈴，你便去請醫生。」佳而斯道：「將軍何必過慮？」男爵道：「我覺得身子很不舒服，晚上或有變動吧！」杜乃特姑娘！你的書已經讀到那裏？且接下去。」杜乃特道：「將軍，你還不想安睡嗎？」男爵道：「我不到夜深，不能登牀，那時我也不用人幫助我的。」

過了二十分鐘，男爵已漸漸睡去了，杜乃特便躡着脚步，走了出去，佳而斯也到樓下去關窗，將靠廚房的門下了鍵，重走到前廳，也拿門關緊，自己便到三層樓上去安息。睡了約摸一個鐘頭，斗地聽得鈴聲大響，佳而斯從睡夢中驚醒，立刻起身，鈴聲還響個不停，過了

七八秒鐘才止。佳而斯自言自語道：「鈴聲這樣急，男爵怕又病了。」

他一面說着，一面忙穿上衣服，飛步下樓，走到房門口，敲了幾下，不見答應，便開門進去，喃喃說道：「房裏這般黑暗，誰將電燈關了？」又低聲喚道：「杜乃特姑娘！」房裏仍沒有人答應。佳而斯又喚道：「姑娘在這裏麼？剛才電鈴大響，難道男爵病了嗎？」這句話說了，四邊仍無聲響。

佳而斯大疑，向前走了兩步，脚下忽然觸着一件東西，用手一摸，却是一張椅子，倒在地下；一會兒，又摸着一隻小桌子，同一個火屏，也都仰翻在地。佳而斯大吃一驚，忙走到牆邊，旋了燈紐，燈光既亮，却瞧見他主人華捷克男爵橫臥在地上，僵着不動。佳而斯顫顫的自語道：「這是怎麼說！難道出了意外之事嗎？」

他嘴裏雖這樣說，心裏却沒了主張，只呆呆的像石人一般的立着

。舉目四看，那室中的東西，凌亂得一無次序，椅子都翻倒在地上，一個水晶燭台，跌了粉碎，時鐘也倒在火爐的邊石上。看着這種情形，便可以料到適才曾有格鬥的舉動。他再細看男爵的身旁，有小鋼刀一把，刀柄煜煜有光；刀鋒都沾染了許多血漬，模糊難辨。臥褥上面，遺着一方血帕。佳而斯呆看了一回，忽地怪叫起來，因為他看見男爵身子微微一挺，像是氣還未絕，又牽動了二三次，就不再動了。

佳而斯近前，蹲下身子細看，只見頸項上，有一處小傷，血液泊泊的湧出流在地衣上，那面容還沒有完全變動，只現出驚懼的狀態。佳而斯慘呼道：

「天啊！他們殺了我的主人了！」

當下忽又想到杜乃特姑娘，剛睡在隔壁房間裏，不知道也一同被害麼，於是慌忙跟到隔壁去，却空空的不見杜乃特的影子，心裏驚疑不定，以為男爵死的時候，杜乃特必定先已出去，或者被兇手劫了去

，也未可知。停了一會，重又走到男爵室中細瞧，書桌並沒移動，許多金路易，也仍在桌上，還有鑰匙和手冊兩項，是男爵每晚臨睡總得放在桌子上的。

佳而斯拿手冊一看，見裏面有許多銀票，點了一遍共有十三張，一百個法郎的票子，不覺心動，忙拈了三張銀票，塞在自己衣袋裏。狂奔下樓，開了門鍵，一徑走到園門外。

他本來是個誠實人，這時候吸了些新鮮空氣，面部又着了些冷雨，神志立時清爽，暗想：自己現在盜了金錢逃走，一定要給人疑作殺人的兇犯，將來捉住了，便是死罪。止了步，不再想逃走。那時恰有輛車子過去，他忙上前對車夫說道：「朋友，你能替我到警署裏喚警察來麼？這裏出了謀死的案子，事情很是要緊，千萬請你去一趟。」那車夫一口答應，便揚鞭而去。

佳而斯剛待轉身進園，園門却已關了，門上本有個活鎖，關合很

是容易，如今既沒有鑰匙，因此不能進去了。待按門鈴，裏面無人，也是枉然。佳而斯沒法，在園外踱來踱去，過了一個鐘點，警察來了。佳而斯將大略情形說了一遍，並取出衣袋裏的銀票來，交給警察。但仍不能進園，後來招了個鎖匠來，撬門進去，警察上樓察看，剛踏進室門，便對佳而斯道：「你剛才告訴我說是室中一切物件，都已攪亂，現在怎的這樣！」

佳而斯站在門口，像中了魔一般，原來那許多物件，已一一歸在原處，小桌子仍擺在兩窗之間，幾隻坐椅，都已排好，不倒在地下了。時鐘仍放在火爐架上一如原狀。連那水晶燭台碎屑，也不見了。

佳而斯連呼「怪事，」又囁嚅着道：「還有男爵的尸身……」警察道：「不錯，尸身又到那裏去了？」

兩人走到牀前，却見那法國駐德公使華捷克男爵，正安臥在牀上，御着大將的制服，十字勳章，燦然佩在胸前，眼睛嚴閉，面容也不

似先前那樣慘怖。佳而斯自語道：「剛纔必定有人來過。」警察道：「從那裏進來的呢？」佳而斯道：「這個我便知道了。但我出去的時候，一定有人挨到這裏來過。先前地下，還有一柄小鋼刀，并且臥褥上面，還有一方血帕，如今都已不見。打翻的東西，也一件一件擺好了。」警察道：「你以為來的是何人？」佳而斯道：「便是那兇手！」警察道：「但是門都緊緊的關着，他從那裏進來呢？」佳而斯道：「他殺了我的主人以後，或者還躲在屋裏。」警察道：「這樣說來，現在當該還沒有出去呢！剛才你在園門外踱來踱去，他要是出去，怕不給你看見？」佳而斯道：「是的，那時我並沒有走開」。警察道：「我且問你，今晚最後和男爵同在一起的是誰？你會看見嗎？」佳而斯道：「是男爵的女伴杜乃特姑娘。」警察道：「現在那裏去了？」佳而斯道：「我不知道。但見她的牀褥整齊，似乎未曾就寢，想來在伍格德女教士去後，也就出去了。我對於這一層，並不疑心，因為杜

乃特姑娘剛剛在綺年，而且花朵似的容貌……」警察截住他道：「但是她從那裏出去的？」佳而斯道：「從前門出去的罷。」警察道：「前門不是你下的鍵嗎？」佳而斯道：「我下鍵的時候，已經很慢了，想來她是在下鍵之前出去的。」警察道：「如此，你以為這案子是在她去了之後才發生的麼？」佳而斯道：「大概是這樣的。」

歇了一會，兩人窮搜全屋，從下面到樓頂上，都一毫沒有兇手的蹤影。警察沒法，只得回署報告。

七 一綰頭髮

明天早上七點鐘，外科醫生到來，八點鐘，偵探長也到了。不多一回，屋中斗的足音複雜，人聲喧嘩起來。什麼警察哩，報館的新聞記者哩，驗屍官哩，死者的家族哩，一時憧憧往來，忙個不了。

偵探們察看了死者一遍，便向伍格得女教士盤問，伍格得聽說女

伴杜乃特忽然失蹤，似乎很是驚怕。因為杜乃特做男爵的女伴，是她所介紹的。來了不過十二天，為人柔婉溫存，極可人意，照此想來，不至于昏夜出奔，不顧着病人呢。

這時候，驗屍官發言道：「事情發生的時候，那女伴既在屋中，如今却到那裏去了？豈不可怪！」佳而斯道：「我想一定給兇手劫去了。」偵探部長杜道威道：「我也是這般說。」

這時候人叢裏，忽然有個暴厲的聲音說道：「這是甚麼話！那女子那得被劫！堂堂一位偵探部長，也說這漫無意識的話！我也要笑你拙哩。」

大家舉目一望，却是大偵探甘聶瑪。杜道威道：「甘聶瑪！說話的是你嗎？我先前怎的沒有看見你？」甘聶瑪答道：「我到這裏，已有二個鐘點了。」杜道威微笑道：「既如此，你對於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彩票一案之外，又要分神到這案子了。那亞森羅蘋和秀髮少婦怎

樣了啊？」

甘瑪聶聽了這陰刻的話，癡笑着答道：「我和他們相見之期，怕也不遠，便是這件案子，或者也是羅蘋的傑作呢！如今我們且放下那彩票案子，先向這案子盡力吧！」

甘瑪聶對於偵探事業，固然及不上那些震爍世界的大偵探家，並且也沒有福爾摩斯，杜賓，勒高克三大家那般天才，但他的爲人，也很聰明，並且有耐性，不是他人及得上的。所以他雖然屢次敗在亞森羅蘋手中，却並不因此喪氣灰心，仍舊懷着「挫兇擒逆」的志願。

當下他又說道：「現在我有一句話，要問佳而斯，當他初下樓的時候，屋裏果真是雜亂的嗎？一小時以後，便一件件都復了原嗎？」佳而斯答道：「正是如此。」甘瑪聶道：「如此說來，那將東西歸原的，一定是屋裏的熟人，否則何以知道掛列的方向，一無錯誤呢？」衆人聽了這話，都點頭稱是。甘瑪聶又道：「佳而斯！我還有一

句話問你，望你答覆。先前你已睡熟，後來忽然被鈴聲驚醒，不知道這接鈴的，究竟是誰呢？」佳而斯道：「這一定是吾主男爵無疑。」甘聶瑪道：「然則，你以為他按鈴的時候，是甚麼時候呢？」佳而斯道：「當在男爵臨死的時候。所以按鈴使我救他。」甘聶瑪道：「這話不對，當你發現你主人尸體的時候，那地方離着鈴索，足有四碼多遠。常人既沒有這樣長的臂膀，而且臨死又那能按得着呢？」佳而斯道：「如此，當在他和兇手抵敵的時候。」甘聶瑪道：「這又不對，你說鈴聲震動，有七八秒鐘之久，既經格鬥，那兇手豈肯騰出這七八秒鐘來，憑你主人按鈴呼救呢？」佳而斯道：「如此，當在那兇手進屋之前。」甘聶瑪道：「這話也不對，你說那時鈴聲初止，你便疾奔下樓，到主人房裏，算來不過三分鐘光景；你想格鬥，行刺，和逃走，能在三分鐘裏了結的嗎？所以我說，你主人在兇手入房之前按鈴，也是情理中必無之事。」驗尸官道：「但是沒有人按鈴，鈴必不會自

鳴，那按鈴的既不是男爵，又是那個呢？」甘聶瑪冷然答道：「兇手罷了。」驗尸官道：「他按鈴是甚麼用意啊！」甘聶瑪道：「現在我還不能知道這個，但他一定知道，這鈴通着僕人房內的。你想外來之人，又那能知道屋裏這樣詳細呢？」甘聶瑪這幾句話，大足使這案子現出一綫光明，那疑陣的範圍，于是乎逐漸縮小了。「少停，驗尸官道：「這樣說，你莫非疑心那女伴杜乃特麼？」甘聶瑪道：「不但疑心她，而且決定她是罪人呢。」驗尸官道：「你以為她和兇手有關係嗎？」甘聶瑪道：「不是的，我能斷定她是謀殺華捷克男爵的兇手。」驗尸官道：「甘聶瑪！你言之鑿鑿，斷定那女郎是兇手，可有證據麼？」甘聶瑪道：「這一綫髮，便是在死者右手中得着的。」

說到這裏，拿出頭髮來，給衆人瞧。那頭髮金絲似的，秀麗有光，佳而斯看了，忙道：「這果真是杜乃特姑娘的頭髮，我敢說不會錯的，而且我當時曾看見那兇器，也確是她平昔用作剖開書中駢頁用的

刀子。」

這話說完，衆人都默然無話，似乎爲了這案子出于女子所爲，大家都異常驚異似的。如此過了好久，驗尸官道：「現在我們雖然假定杜乃特姑娘是謀殺華捷克男爵的兇手，可是伊殺了人之後，何以忽然不見？等到佳而斯出去喚警察，却又飄然出現，將物件一一歸在原處，到得佳而斯領了警察進去，却又不見了。這般現狀，簡直像神怪一般。甘聶瑪！你的意思，以爲何如？」甘聶瑪道：「這個我不知道。」驗尸官道：「如此，你又何以斷定伊是殺人的兇手呢？」

甘聶瑪眉頭微微一皺，似乎有些猶豫。最後抗聲說道：「杜乃特姑娘忽然失蹤，神妙莫測，這事情和二十三組五百十四號彩票的案中，亞森羅蘋偕了秀髮少婦一同在譚啓端律師家中失蹤的情形，可算絲毫無二。」驗尸官道：「你現在有甚麼意見？」甘聶瑪道：「我想這案子和那案子有連帶的關係；所可異的，是杜乃特十二日之前，到男

爵家中，這一天就是那秀髮少婦脫我掌握的日子，而且這杜乃特的頭髮，也和那秀髮少婦的頭髮，同一色澤。驗尸官道：「據你之見，那杜乃特……」甘聶瑪不等他說完，便道：「那便是秀髮少婦。」驗尸官道：「然則，那亞森羅蘋也是這兩宗案子的主動人了？」甘聶瑪道：「正是；我的意思是這樣。」

杜道威聽了這裏，忍不住啞啞的笑道：「你心目之中，可是處處有羅蘋在着麼？這也是羅蘋，那也是羅蘋，沒有一個不是羅蘋，沒有一處不是羅蘋！」甘聶瑪作色道：「羅蘋本來是隨處出現，無惡不作的。你又何必笑我？」杜道威道：「但他作惡，也須有個原因，這一回的事情，我可有些明白了。那寫字桌沒有破裂，手冊又沒有失掉，金錢也在桌上。他如此忙忙的，來作甚的呢？」甘聶瑪抗聲道：「你可知道那著名的鑽石，那裏去了？」

衆人聽了這話，莫不吃驚的看着甘聶瑪，杜道威問道：「甚麼鑽

石？」甘聶瑪道：「華捷克男爵，有一顆藍鑽石，向來是出名的；這鑽石本來嵌在法蘭西王冕之上，名貴無比，後來哀瀾公爵拿他送給名女伶蘭痕尼；蘭痕尼死了，男爵便買來作爲紀念，因爲男爵和伊很有感情，凡是巴黎城中的人，都能知道的。」驗官道：「這樣說來，我們如果不見這鑽石，便可知道男爵死的原因。——但不知道這鑽石是藏在那裏的呢？」佳而斯道：「這鑽石已鑲作戒指，戴在男爵的左手指上，沒有一天脫過身呢！」甘聶瑪走近屍身說道：「我剛才已經看過，他左手上並無鑽石戒指，只有一個金戒指罷了。」佳而斯道：「先生！且展開他的手掌來看看，或者握着，也未可知的。」

甘聶瑪如言，將死者的手掌展開一看，果見有個小盒子，當中奇光煥發，却便是那隻藍鑽石戒指。甘聶瑪啾啾說道：「奇怪！奇怪！這真叫人不明白了。」杜道威粲然說道：「請你再不要疑心亞森羅蘋了。但是凡出了一件案子你總疑心是他。如此，他的罪過，怕擢了頭

髮，也數不清呢！」

甘聶瑪想了一會，靜靜的答道：「爲的是不可解釋，所以我益發疑心是他了！」

這一天，甘聶瑪和幾個警探，忙了鎮日，一無所得。那杜乃特如何出去，因何殺華捷克男爵，也研究不出。人人心中，都結了個疑團罷了。

八 失竊

過了幾天，華捷克男爵便大登廣告，拍賣昂瑪林路男爵的宅邸。百物雜陳，任人觀覽。所有一切用具，都是新做的，那些陳飾品，也沒有美術的意味，獨有寢室中的一個木架，罩着紅紗，罩着玻璃，那上面便放着卓卓有名的藍鑽石戒指。兩個偵探，守在旁邊。那顆鑽石很大，光彩也極明淨，藍蔚的顏色，和秋天的夜色一般。人人見了，

都現在一種豔羨之色。不過，大家想到當日這鑽石的主人，陳尸於此的情形，便都有些不寒而慄了。

一月三十號，這藍色鑽戒指，便在德露娃旅館拍賣，許多人擁在拍賣室中，萬頭攢動，像潮水似的。因為競買的人數衆多，所以價格便加個不休。這一天，舉凡巴黎城中的貴婦名媛，美術家，收藏家，幾乎都齊集在這裏。衆目睽睽，都專注在這鑽石戒指上，這許多人之中，并且有一個外國的王子，和一個意大利的貴族；王子本來是有錢的，他情願拿十萬法郎。買這戒指。那意大利貴族，却肯出十五萬法郎，不料還有個法蘭西大劇場的女伶，挺身而出，情願出十七萬五千元法郎，和那貴族爭奪。後來價格增高，到二十萬法郎，競買的才逐漸稀少。最後，又增到二十五萬法郎。這時候只剩了二個人，彼此相持不下。一個是大富豪侯西印，素來有金鑽大王的尊號；一個是美國女富豪克樂任伯爵夫人，伊是世界聞名的鑽寶收藏家。這時候，拍賣員

瞧了這二個人，直着脖子呼道：

「二十六萬……二十七萬……二十七萬五千……二十八萬……」
又對克樂任伯爵夫人道：「如此，夫人情願出二十八萬買牠了，
還有人添加嗎？快說！快說！」侯西邛忙道：「三十萬！」

這話一出，大眾都瞧着克樂任伯爵夫人，夫人微笑，那顏色徐徐的泛白，瞧伊的形容，像還是懇懇的。伊靠在一隻有輪的椅子上，自己撐着身體。大家以為夫人總不願意添價，這戒指一定歸侯西邛得了。不料夫人却發噴呼道：「三十五萬法郎！」說完，羣聲寂然。

大家又都注視着那金鑲大王，看他有沒有再添。侯西邛却默然無聲，但瞧着自己右手的紙片，左手却用力揉着一個信封，寸寸破裂。拍賣員重復呼道：

「三十五萬法郎，沒有添的，便賣定了。」

這時候，侯西邛仍像沒有聽得，那拍賣員手中的槌，便敲下去，

槌聲一響，侯西邛如夢初醒的大呼道：「四十萬法郎！」但這戒指，已被克樂任伯爵夫人得去，呼也來不及了。

一時候西邛的朋友，都圍攏來問他，何以遲遲不作聲的原故。侯西邛笑着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心裏略一躊躇，却將珍物失去，很可惜呢。」一個人道：「足下既要這戒指，何必躊躇哩？」侯西邛道：「因為有人給我一封信，我看了，便不覺躊躇起來。」

這時候，甘聶瑪也在場，眼見拍賣的情狀，便去問一個侍役道：「拿信給侯西邛先生的，是你麼？」侍役道：「正是。」甘聶瑪道：「誰交給你的？」侍役道：「是一個女人。」甘聶瑪道：「這女人現在那裏？」侍役向四面一瞧，回答道：「那女人剛才在這裏的，面上罩着厚紗的便是。」甘聶瑪急道：「伊已經出去了嗎？」侍役道：「怕已經出去了。」

甘聶瑪連忙趕到室外，果然看見有一個婦人，盈盈下樓，意態很

似安閒。甘聶瑪也走下去，跟在後面，到了大門口，忽有許多擁塞在門口；好容易走了出去，那婦人已不見，甘聶瑪恨恨的，回到拍賣室中，見了候西邨，便索看那封信，候西邨取出信來給他，那信是用鉛筆寫的，字句也很簡單，信上說：『那藍鑽石，是個不吉利的東西，你但瞧着華捷克男爵，便該知道了。』

六個月之後，那克樂任伯爵夫人，出三十五萬法郎買來的藍鑽石戒指，果然又被人竊去。竊去的日子，是八月十號晚上。詔姆路克樂任伯爵的廣邸中，大宴賓客。宴罷，許多來賓，集在客堂裏，有人請克樂任伯爵夫人，操一回梵霞琴。伯爵夫人情不可却，便盡將戒指卸下來，放在琴旁邊的一隻小桌子上，那藍鑽石戒指，也在其中。一小時後，伯爵先去就寢，伯爵的二個表弟，昂台爾昆仲，和伯爵夫人的好友麗兒女士，也各自退息。那時，只有伯爵夫人，還在那裏，和奧

大利駐法領事白雷興。及白雷興夫人，閒談了半小時之久，伯爵夫人便熄了案頭的大燈，同時白雷興也熄了霞琴上的二盞燈；室中昏暗無光，約有二三秒鐘。再燃了一枝白蠟，各回寢室。伯爵夫人剛走進房裏，斗的記起戒指來，隨叫婢女去取來放在火爐架上。當時夫人已經很倦，竟沒有察看。到明天早上起來，那藍鑽石戒指，已不見了。一時驚惶無措，忙去告訴伯爵。夫婦兩揣測了一回，疑心是奧大利領事偷的。便祕密到愛彌亨中央警察署，報告監察領事的行動。伯爵邸外面也天天有偵探的蹤跡。如此過了二個禮拜，仍然毫無迹兆。

一天，白雷興忽然告歸，警署裏也便在這一天，追究這件事。警察奉了命令，去檢查白雷興的行李，從手囊中發現一個牙粉瓶，那藍鑽石戒指，正好好的藏在瓶裏，因此白雷興便被捕了。白雷興夫人見伊丈夫如此，立時暈了過去。當鞠審的時候，白雷興說這戒指怎的到他行囊裏去，他實在不知道。諒來是克樂任伯爵栽贓陷害他的。他又

說：「伯爵是個不近人情的人，平日苛待他夫人，無所不至，所以伯爵夫人日常像在牢獄中度生活，沒有興趣。我心裏有些不平，所以勸夫人，和伯爵離婚。這話或者被伯爵聽得，恨我多事，所以便將戒指，放在我行囊裏，使我做了罪犯。他這般手段，是要毀壞我的名譽，好借此出氣哩。」克樂任伯爵和伯爵夫人，也出庭極力抗辯。這案子，於是喧騰衆口。

隔了一個月，偵探們費了許多心機，不得鐵證，這件案子，便虛懸着，不能判決。克樂任伯爵沒奈何，寫信與巴黎警署，要求一名幹練的偵探相助。警署便派了甘聶瑪來，忙了四天，沒有片時安息。一會兒在園中行走，一會兒去和婢女僕人圍了汽車夫們談天，一會兒到近段郵局檢查信札，一會兒去察看以前白雷興夫婦所住宿的房間，便連昂台爾兄弟兩以及麗兒女士的寢室，也都檢查一遍。

一天早上，甘聶瑪忽然失蹤，伯爵邸中的人，誰也不知道他到那

裏去，莫不吃驚異常。「難道又被亞森羅蘋綁去了嗎？」大家都這樣狐疑着。

九 正和你一般

一個禮拜以後，伯爵邸中忽然飛來一個電報，那電報是甘聶瑪拍來的，他的意思，是要伯爵在明天的禮拜日午後午時，到葛喇街本納大廈去一會。接到這個電報後，伯爵家人方才放下心事，到明天五點多鐘時，伯爵夫婦的汽車，便停在葛喇街的第九號本納大廈前面。那時甘聶瑪已立在門外砌石上等候，見了他們，也不說話，大家進門，到第一層樓上的一間室中，室中已先有兩人在着。甘聶瑪介紹道：

「這是飛石燕學校的教授劉博瑞先生，以前曾被亞森羅蘋詐去五十萬法郎的，伯爵和夫人當還記得，這是利宏華捷克先生，便是已故華捷克男爵的令姪。伯爵和夫人，當也認識的吧？」

甘聶瑪讀罷，微嘆道：「凡是我做的事，他都會知道；但我始終沒有告訴人過，他是從何知道呢？部長！你想他還是人呢？還是魔怪呢？現在我請你到這里來，以及我在旅館裏發現的香水瓶，他一共都能知道，這究竟是甚麼原故？我實在想不出啊！」他一面說，一面在室中踱個不停。過了一會，又將頭髮揉了揉，把信用力擲在地上。

杜道威看他這般情形，怪可憐的。便柔聲說道：「甘聶瑪！你別灰心。將來的日子，還很長呢，好好的幹罷！」說着，便和少婦一同出去。

十分鐘後，甘聶瑪還托着羅蘋的信，從頭至尾，讀個不休。華捷克，劉博瑞和克樂任夫妻們，大家站在一處，竊竊議論。過了一刻，克樂任伯爵向甘聶瑪道：「先生！你碌碌奔忙，固然心神都倦，可是在我們，仍沒有絲毫希望呢！」甘聶瑪道：「伯爵！請你原諒。如今的事，雖然似乎失敗，但我始終料定那秀髮少婦，有關這件案子，是

不會錯的。」克樂任伯爵道：「在先生雖說大有把握，在我們却毫無希望。先生從事愈力，案情便愈覺晦悶。我且問你，那秀髮少婦既然因為藍鑽石戒指殺人，為何去的時候，却又不將這藍鑽石戒指拿去呢？」甘聶瑪道：「伯爵！這個非我的智力所能知道了。」克樂任伯爵道：「先生不能知道這個，我想有一個人，或者可以知道的。」甘聶瑪道：「伯爵，你這話是指誰呢？」

伯爵猶豫着，沒有回答。在旁的伯爵夫人，却已插嘴道：「我意中也有一個人，可以將亞森羅蘋戰敗的，這人便是英國鼎鼎大名的偵探家歇洛克·福爾摩斯啊！」甘聶瑪大驚道：「伯爵夫人，這話極是。如老朽這般，敵他不過了；只有別舉賢能，來代替我了。但不知道那歇洛克·福爾摩斯，果真能得勝利麼？我素來聽得福爾摩斯的大名，心裏也很是仰慕；但怕一朝着手辦理這件案子，也踏了老朽的覆轍哩！」伯爵道：「先生以為他不能取勝麼？」甘聶瑪道：「我是這樣

想，果真教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對敵，一定要輸的呢！」伯爵夫人急道：「那末，先生能助他一臂之力嗎？」甘聶瑪道：「夫人，老朽惟有量力而行，決定幫助他便了。」

當晚，克樂任伯爵，便寫了一封信，給英國的大偵探歇洛克·福爾摩斯。聘請他偵探本案。

十一 福爾摩斯南來

一天晚上，我（著者自稱）和亞森羅蘋，在瓊得廣場左近的一家小餐館吃飯。羅蘋每當無事，便來約我小酌，無論荒村鬧市，都是我們倆杯酒言歡之地。羅蘋往任意氣飛揚，從來沒有一次愁眉不展。而且有時說些頑皮話，引人發笑。到了酒酣耳熱，便又敘述他平生的軼事，離奇怪誕，都是我有生以來未曾聽過的。

這時，我們倆剛坐下來，侍者過來問道：「二位先生，要吃些什

麼？」羅蘋率然答道：「聽你去安排吧。但不要拿酒肉二樣東西來。」侍者現出鄙夷的神氣，掉頭而去，我問他道：「你教他別拿肉來，難道你不吃着素麼？」羅蘋道：「正是，我並沒有改掉以前的習慣呢。」我道：「你吃素是甚麼意思？」羅蘋道：「我是注重衛生。」我道：「如此，你以前沒有破過例麼？」羅蘋道：「有時去赴宴會，或者一破成例，倘還吃着素，怕人要見怪呢。」

這晚羅蘋談笑從容，一如往昔。不過在談笑之中，時時露着沉毅的態度。談了一會，羅蘋又歡然道：「我從入世以來，並不知道憂患是一件什麼事。整年逐日，自樂其樂，光陰過得雖快，我也不關心時刻，但求如何消磨這一生罷了。」我道：「果真能夠這樣，自然可以不受憂患的節制。」羅蘋又道：「我如今還在血氣方剛的時候，來日方長，大可做作一番。不過，我要拿社會當做玩物一般消遣；那些大演說家，大發明家，大政治家，我都不不要做的。我曾檢看過歷史，要

搖頭道：「這個倒不見得。」福爾摩斯道：「你以為仍舊自由麼？」羅蘋道：「我如被逮捕，那是天下少有的事。果真是我命運不濟，非是人力可以挽救的，那末或者束手待捕，作網裏的魚也未可知。」福爾摩斯道：「但是有一個人秉着毅力，一定要得着你，那末你命運雖好，恐也難以逃脫罷。」羅蘋道：「福爾摩斯先生，這話怕還未必，倘使那一個人，也用全力和你抵敵，那末你雖有毅力，怕也不能成功。」福爾摩斯道：「羅蘋先生，你用全力抵我，我也當用全力敵你，且靜着等罷！」

這時候，兩個人的眼光，霍霍地四射，彼此含着凝重的態度，沒有絲毫畏縮。似有兩個英雄，登臺決鬪，解衣磅礴，拔劍相向。一時雙劍齊動，鏗鏘作聲了。

如此久久，羅蘋忽歡然呼道：「我如今得一位英雄，和我對敵，算是生平得意之事。十日的期限不短，我們大可一較身手呢！」華生

愕然道：「你難道不怕麼？」羅蘋站起身來道：「華生先生，我生平不知道何者爲怕，如今要和你暫時作別，否則恐要給你的朋友捉到官哩去呢！」又道：「福爾摩斯先生，果真以十日爲期麼？」福爾摩斯道：「是的，今天是禮拜日，這案子我一定要在禮拜三日以前了却。」羅蘋道：「如此下禮拜三日以前，我也就落在你手裏，送進牢獄麼？」福爾摩斯道：「正是。」羅蘋道：「十日以後，我果真能到牢獄裏過那安樂的光陰，一定要拜謝上帝的厚賜，那鐵窗之內，委實是個安樂之鄉，諸凡煩惱的事情，一概可以脫去，沒有罣礙。我且預備在這裏終老了。……現在我們暫且分別，再會罷！」

華生聽到這裏，忙拉福爾摩斯的袖子，道：「何不趕快捉了他？」羅蘋含笑：「不錯，華生先生，理當立刻捉住我，不必猶疑；今天我能會見你，心裏非常快樂，我並且也很妬忌令友。有足下幫助，真是好幸福呢！」道罷，鞠了躬，福爾摩斯也肅然回禮。這時候，兩

人像是要好的朋友，不像是仇敵了。

羅蘋出了門，和我說道：「今晚的一回事，你以為怎樣！這一頓飯，我想你要永永記着了。」走了幾步，羅蘋忽然止住，問我道：「你吸紙烟麼？」我道：「不吸，我想你也不喜歡罷。」羅蘋道：「我本來不吸烟的。」說着，就拿出一枝紙烟，用火燃了，揮動了幾次，才丟在地下；又走過街心，不多時，便見黑影中，出來兩個人，羅蘋停步，和他們說話，似乎吩咐甚麼。幾分鐘後，又同我走着道：「請你原諒我，特地囑付他們兩人，注意福爾摩斯的舉動。他便再刁惡些，恐也不能和我羅蘋抵敵。要使他知道我是怎麼樣一個人呢！現在我回去了，願你晚安。」說着，忽然而去。

十三 燈光人影

福爾摩斯在餐館裏拿出時計來一看，立起身來道：「現在去九點

鐘還有廿分鐘，一到九點鐘，我便要到火車站去，會克樂任伯爵夫婦了。」華生連吃了兩杯惠司克酒，縱聲呼道：「好，我們走罷。」于是，兩個人一同走出。福爾摩斯對華生低語道：「華生，你別掉頭，防有人跟在我們後面，現在須要自己鎮定，方可避去他們的耳目。華生，你以為羅蘋在餐館裏，是幹甚勾當的？」華生率然答道：「吃晚飯罷了。」福爾摩斯笑道：「華生，我們共事日久，你也進步的多了。」華生紅了臉，不則一聲。福爾摩斯又道：「你的話也不錯，羅蘋到這餐館裏來，是吃晚飯的，但是我以為吃飯之外，還有別的原因。他是要來看我，果真去不去會克樂任的，甘聶瑪告訴新聞記者的話，我理當立刻即去，不使他失望。但是我要用過詭計，所以暫且不去。」華生不說什麼，但仰首嘆息。福爾摩斯又道：「老友，我要你到街頭上去，雇三輛車子，到火車站上，拿了我們的行李，隨即到愛律西旅館去等着。」華生道：「到了愛律西旅館，我便怎樣？」福爾摩斯

道：「你就租一個房間安息，倘我不來喚你，你只管睡就是了。」華生噉然答應，忽忽而去。

福爾摩斯却忽忽的趕到火車站，買了一張阿彌哈的車票登車，那時克樂任伯爵和伯爵夫人，已先在車中，福爾摩斯且不就坐，但向兩人鞠躬為禮，便走到東廊上，掏出煙斗來燃吸。少停，汽笛鳴鳴的幾響，車已輾輾行動，十分鐘後，他纔走進車房，靠伯爵夫人坐下，悄然問道：「夫人！今天可曾帶着戒指嗎？」伯爵夫人道：「正是，在這裏呢。」福爾摩斯道：「可以借我一看麼？」伯爵夫人便將那藍鑽石戒指，拿出來交與福爾摩斯。福爾摩斯仔細看了一會，喃喃說道：「我的話可是不錯，這是假的啊！」伯爵夫人忙道：「是假的麼？」福爾摩斯道：「正是，這個做的也很精巧，是用鑽石的粉，鎔合製成的。」伯爵夫人道：「但是我的鑽石，並不是假的，先生的話，我有些不明白。」福爾摩斯道：「夫人的鑽石，本來不假，不過這鑽石，

却不是夫人的原物啊！」伯爵夫人亟道：「如此我的鑽石在那裏呢？」福爾摩斯道：「在亞森羅蘋的手裏。」伯爵夫人道：「這鑽石又從何而來呢？」福爾摩斯道：「這就是當天亞森羅蘋放在白雷與牙粉瓶中的。」伯爵夫人道：「這樣說，不是我以前的原物了。」福爾摩斯道：「是的。」

伯爵夫人心裏很不快活，默然不再作聲。克樂任伯爵却拿起戒指來，反覆細看。少停，伯爵夫人忽又說道：「像這種奇怪的事，教人很難相信，他們能用甚麼法子，偷我的戒指去呢？」福爾摩斯道：「我所要刺探的，便也爲了這件事。」伯爵夫人道：「先生可是要從克樂任一方着手麼？」福爾摩斯道：「不是，我預備先到喀梨爾，然後回到巴黎，我和亞森羅蘋遊戲的場所，便在這兩地之間。總之，我不欲使羅蘋知道，我在克樂任家呢！」伯爵夫人道：「但是，先生……」福爾摩斯不等伊說完，便道：「夫人，請你不必干預我的事，夫

人所要得的，不是那藍鑽石戒指麼？」伯爵夫人道：「正是。」福爾摩斯道：「如此，夫人儘可安心，那藍鑽石戒指，終於要物歸原主的。現在我歇洛克福爾摩斯，已經拿這一句話允許夫人了。」

車到阿彌哈，三人一同下車，福爾摩斯將約指納在懷裏，忽忽要走。克樂任伯爵道：「先生，不要走錯了路。」福爾摩斯道：「我原知道，但我所到之地，却不願意使羅蘋知道。他如果派人來追隨着我，我當竭力避去呢……我們再見罷！」說罷，走進站長辦公室，息了五十分鐘，纔走出來。忽又跳上火車，在半夜中回到巴黎，到了火車站，走進一片酒店，暗中從後門走出，回頭一看，沒有人跟着，方纔安心。遂又上了街車，和車夫說道：「到咖勃隴街。」

一會兒，車到街頭停了。福爾摩斯看察譚啓端大律師的寓所，極爲詳細。又看了毗連的兩間屋，一一記在手冊上。既畢，又上了車，對車夫道：「再到昂瑪林路。」車行了好久，到了蔭路，和薄姆白街

交叉的地方，福爾摩斯喚車停了，沿着路邊，步行到了一百三十四號屋前，也照前看察一遍，這屋子就是以前華捷克男爵住的。左右有兩屋，互相毗連，福爾摩斯量了距離，又量了屋前的小園，逐一記在冊上。

那昂瑪林路，本來是個偏僻的地方，晚上黑暗無光，行人絕跡。路的左面樹陰裏，有一盞瓦斯燈，發出慘白的光亮來，映射着一百三十四號的屋子。福爾摩斯抬頭一看，便見門外鐵欄之上，標着很大的召租揭貼，園中兩條路徑，已經荒廢，草地已經久不治了。福爾摩斯自語道：「男爵死後，屋中久已沒人居住，我何不進去看看？是甚麼兒，也許可以知道一二。」

他打定主意，待要進去，却見園門很高，爬上去極不容易，遂將懷中的電燈，和百合鑰匙取出來，走上去開門。不料門却虛掩着，並沒下鍵。福爾摩斯好生詫異，一脚跨進去，走了二三步便止住。他因

爲看見二層樓一扇窗子裏，有一點燈光閃動。一會兒，這燈光移到第二扇窗上，又到第三扇窗上，那光線越發蕩漾不定，燈光之中，並且還有個人影，映在壁上。如此過了好久，那燈光和人影，忽又現在下一層樓的窗上，看那形狀，像是尋甚麼東西。

福爾摩斯呆了半晌自忖道：「這時已過了半夜，何以忽然有人在這屋中往來？況且是華捷克男爵陳尸之地？」想到這裏，不覺毛戴。他呆看了多時，心中懷疑莫解，暗想惟有冒險進去，方可打破這個疑團。便舉步走上石階，那屋裏的人似乎已經看見他來，燈光立刻滅了，人影也就不見了。

十四 是敵是友

福爾摩斯既走上石階，便用手輕輕推門，門也沒有下鍵。躡著脚步進去，屋中寂然。沒有聲息，四邊也昏黑不辨十指。福爾摩斯摸索

登樓，走進一間房內，見窗門開着，淡白色的天光透進來，從這光中，却見園中一個人影，沿着草叢而行。福爾摩斯暗想：

「這一定是從後門出去的。」便咬着牙齒自語道：「這猶賊要逃走了！」

一面飛步下樓，跑到園中，先還一無所見，少停，忽見那黑影伏在草叢裏。福爾摩斯暗想：「這賊何不逃走？難道束手待縛嗎？或者他是伏在這裏，伺察我的行動？但此人決然不是羅蘋，果是羅蘋，豈有這般愚笨的！」幾分鐘中，福爾摩斯兀立不動，目注草叢中的黑影，忽的拔出手槍，向草叢中跳去。那手槍被格，砉然墮在地上。兩人便徒手相搏，極其猛烈。那人似乎要抽出刀來，乘間行刺。福爾摩斯眼快手敏，早用右手扼着那人的頭頸，左手上的電燈也亮了。照見那人的面孔，不覺嚇了倒退，脫口呼道：「華生！」那人亦嘶聲呼道：「歇洛克！」兩個人對着呆看，像石人一般。好久各無一語。

一會兒，聽得門外有汽車行過，喇叭嗚嗚作聲，風刮着樹上的枝葉，也瑟瑟的響着。福爾摩斯這纔用力搖着華生的肩膊，暴聲說道：「你爲何到這裏來？快告訴我！並且是誰教你伏在草叢裏候我的？」華生呻吟道：「我並不是候你，實在是暗中辨不出你的面目啊！」福爾摩斯道：「但你到這裏來作甚的？在先我不是囑咐你早睡的麼？」華生道：「我本來是睡了。」福爾摩斯道：「既已安睡，爲何又起身到這裏來？」華生道：「我因爲接到你的信，所以……」福爾摩斯忙道：「這是甚麼話？你接到我的信嗎？」華生道：「正是，這信是你差一個小使送到旅館裏來的。」福爾摩斯道：「我何嘗寫信與你？你只怕瘋了！」華生道：「我並不瘋，有信可以對證的。」福爾摩斯道：「信在那裏？」

華生便取出信來，給福爾摩斯，福爾摩斯拿電燈照着讀道：

「華生：

你快起來，到昂瑪林路一百三十四號屋中，那屋中空着，你可以悄悄地進去。替我察看全屋，畫成圖畫帶回來，你再安睡。不勝切切。

歇洛克·福爾摩斯白

福爾摩斯看完，華生忙道：「我剛纔測量諸室，斗見園中忽有人影，蠕蠕而動，於是我陡生一念……」福爾摩斯冷然道：「此念好極，你竟捉住我的影子了。」說到這裏，拉了華生的手道：「華生！你且記着，以後倘再接到我的信，應該先察看真假才是。」華生矍然道：「然則這封信，不是你寫的吗？」福爾摩斯道：「我並沒有信給你。」華生道：「既如此，信是誰寫的呢？」福爾摩斯道：「左不過是亞森羅蘋罷了。」華生道：「他寫這信，是何用意？」福爾摩斯道：「我也不明白。羅蘋何故黑夜擾你的清夢，誑你到這裏？」華生道：「此中疑雲疊疊，令人不可索解。我要回去了。」福爾摩斯道：「華生，我與你一同回去。」

於是兩人同到了門口，華生先去拔鍵，望着福爾摩斯道：「你進來時，曾將門關上嗎？」福爾摩斯道：「不，我進來的時候，門是開着的。」華生大呼道：「如此這門怎樣已經關上了？」福爾摩斯虎一般跳上去拔鍵，切齒說道：「我們怕要被關在這裏了！」說着，用力撼門，使盡氣力，門仍兀然不動。福爾摩斯嘆道：「我知道了，這都是那賊的詭計，他探知我今晚要到喀梨爾，怕要壞了他的事，所以出此詭計，將我幽禁在這裏；又將你誑了來陪我，總之，他是要我遲一天走罷了。」華生道：「如此我們倆今晚被囚了。」說時，華生忽用手拍着福爾摩斯的肩道：「你且回過頭來看，那樓上又有燈光了。」福爾摩斯回頭一看，果見第一層樓上，有一點燈光，在窗子裏蕩動。

兩人忙奔進屋裏，一口氣跑到樓上，却見房中點着寸來長的蠟燭，還有一個藤籃，放在旁邊。籃裏有一瓶酒，兩隻雞腿，和半捲麵包。

。福爾摩斯見了，縱聲笑道：「好極，好極！羅蘋還能盡個東道之誼，拿旨酒盛饌，款待我們。便只一家空房，也和帝王仙人之居一樣。長夜漫漫，我們正可宴樂。華生！你不要愁悶，這委實是有奇趣的事啊！」華生微呻道：「你還說此中有奇趣麼？」福爾摩斯道：「不錯，我生平所見奇趣之事，這個要算第一了。可以比做舞臺上第一等的喜劇，那亞森羅蘋便是第一等的名角。你看他愚弄我的策略，畢竟不凡，現在我該當拜受他的厚賜，大嚼一頓。比如有人拿全世界的黃金來和我換這一頓酒餐，怕我也不願意呢。華生老友！你別使我不歡，你不見珍饈當前麼？還有什麼不稱心！要是剛才你嘗了我的彈丸，我嘗了你的刀鋒，那末如今還有這一樂麼？」

華生聽了這一番趣話，也略為回意，勉強舉杯而飲。並拿了個雞腿啖着。兩人吃完，那寸蠟也燼了。彼此便躺在地板上，枕着牆壁而睡。

十五 幽禁出來

到了天明，華生已醒，覺得通體骨骼，都很痛楚。曉寒入骨，更不可耐。張眼四顧，却見福爾摩斯跪在地板上，用顯微鏡察看那地板上的灰塵，和鉛粉的痕迹，一一記在手冊上。接着又走入別兩室中，隨地察看，都有鉛粉劃的號碼。壁間橡木的鑲板上，畫了兩個圓圈，還有一處，畫了一個箭簇；樓梯上有級，都寫着號碼。鉛粉的痕迹，歷歷可辨。福爾摩斯往來察勘，有一個鐘點，華生等的不耐煩，開口說道：「這號碼也有差誤嗎？」福爾摩斯冷然道：「我也不知道。但這些號碼，定有作用。」華生道：「這號碼並無他意，不過記着地板的總數罷了。」福爾摩斯訝道：「你知道麼？」華生道：「正是，那兩個圓圈，是表示鑲板當中空的。那箭簇，是表示可通到廚房的。你只消稍微注意，便得了。」福爾摩斯愕然看着華生，歡聲呼道：「親

愛的老友！你竟明察秋毫，能洞燭其隱，如此猛進，我也自愧不及呢！」華生驟然道：「這並不難，這些鉛粉的標記，都是我昨天晚上作的，因為我得到羅蘋的假信，囑我到這屋裏測看，所以我不嫌煩瑣，費了如此手續，但你當原諒我，我初時以為這信是你寫的呢。」

福爾摩斯聽了，怒氣填胸，幾乎要捉住華生，用力折斷他的頭頸。却仍忍住冷笑道：「好極！好極！你能作了這許多有用的事，諸如圓圈，箭簇，不媿算是你的傑作。但你所得的結果，如何？可能垂告一二，以開鄙人茅塞？」華生赧赧然的答道：「我所得的，只有如此。」福爾摩斯道：「可惜！可惜！如此傑作，却沒有結果，便耽擱在這裏，也甚無謂。長夜已過，我們可以走了。」華生道：「我也本來想走，可是從那裏出去呢？」福爾摩斯道：「我們紳士之輩，當然要從大門出去。」華生道：「大門關着，却又如何？」福爾摩斯道：「你不見蔭路盡頭，有兩個警察了嗎？你何不叫住他呢？」華生道：「

這却可恥，照歇洛克·福爾摩斯和華生的智能，却被亞森羅蘋禁閉了一夜，一經傳揚出去，怕天下人都要失笑呢！」福爾摩斯縐着眉，怒容說道：「我親愛的老友！這也沒法，人要笑我，只可聽他，難道可以牢伏在這空屋子裏嗎？」華生道：「你何不自籌出路？」福爾摩斯道：「一時怕不容易。」華生道：「昨晚那送餐上來的人，既能出入自如，那末除了大門以外，定有別路可出，我們何不找尋一念，免得去求警察？」福爾摩斯道：「你但會坐着說話，不能起立而行，你要知道，巴黎全境的警察，偵探，六個月之久，還一無所得呢？當你昨晚睡後，我已從樓頂尋到樓下，忙了好久，也沒發見什麼。華生老友！你要知道，亞森羅蘋像狡兔一般，不容易獵獲，你不見他每做一樁事，絲毫不露痕迹麼？」

七點多鐘，福爾摩斯和華生，才由警察開放出來，同到附近的警察署中。警察長起初還疑心他們倆是賊人，很嚴厲的盤問，等到福爾

摩斯自己說出姓名，才道歉放了。他們臨行時，警長鞠躬道：「二君遭了意外之事，我也深抱不安。但昨晚得啖雞腰，還算是幸事。我以為羅蘋實是優待兩位的了。」

福爾摩斯和華生懊喪無語，悻悻出門，便坐了車回到愛律西旅館。華生忙到辦事室中，索取寢室中的鑰匙。一個書記，檢閱了賓客名冊，作驚異狀道：「先生，今天早上，不是已經離開這裏，向別處去了嗎？」華生道：「你這話是怎麼解釋？我很不明白。」書記道：「今天早上，貴友曾代先生拿一封信來。」華生大訝道：「這朋友是誰？」書記答道：「我也不知道。貴友是誰？但知道這信是貴友送來的，其中還有先生的名刺，可以作證。」說着，便取出一信，給華生。華生展開一看，字迹宛然是自己手筆，便連名刺，也是自己的東西。不覺喃喃說道：「噫！這又是那賊的詭計了。」因又問書記道：「如此我的提箱呢？」書記道：「已被貴友拿去了。」華生怒道：「你爲何

竟聽他拿去？」書記冷然道：「這名刺上有先生親筆寫的信，我是敬遵台命的啊！」華生又喃喃說道：「不錯，不錯。」遂默然走出。福爾摩斯也緘口不語，與華生同行。

不多時，已到了愛律西蔭路，那時正值明媚的秋天，陽光普照大地，空氣也溫溫的似含春意。到了隴特街，福爾摩斯拿出煙斗來燃火吸着，態度似很安閒。華生忽呼道：「福爾摩斯！我很不解，你何以這樣安閒，那人方在嘲笑你，戲弄你，像狸奴玩狎鼠子一般，你却一言不發，這是甚麼意思？」福爾摩斯息了片時，才低聲答道：「華生，我剛在想你這名刺呢！」華生道：「你想他則甚？」福爾摩斯道：「你想，現在有人和我們做仇敵，他事前却能摹仿我們的筆迹維妙維肖，並且還盜得你的名刺，爲他利用。這人的心思智慮，可見縝密極了。」華生道：「你的意思，……」福爾摩斯道：「華生，我說這人真有勇有謀，而且有遠見，委實是我生平的勁敵。」說到這裏，又笑

道：「華生，你想，照我這樣聰明精細，而第一次戰鬥，便輸與他，這人真可驚服呢！」

這一天六點鐘，法蘭西回聲報中，刊出一張號外來，傳布全市。那上面有一段新聞，說的是：

『今天一清早，第十六區警長賽拿德氏，從已死的華捷克男爵邸中，放出英國著名大偵探歇洛克·福爾摩斯，和他的助手華生兩個人來。因為這兩位在昨晚晚上，被亞森羅蘋囚禁在這空屋之中，度了一宵呢。兩人出來回到旅館裏，那旅行的箱子被人偷了去，他們氣憤極了，聲言這事也是羅蘋做的，要用全副力量和他對敵。可是亞森羅蘋這一樁事也太捉狹了，將他們關在空房裏一夜，像是老教師教訓小學生一般，使他稍稍有些懼怕，不再作頑。並且聽得羅蘋已將此意，咨照他們二人，說是二人再不改悔，他便要用激烈的手段對付了。』

福爾摩斯讀了這號外，將紙扯碎了，擲在地下道：「像這小學生一般的惡作劇，不料却出於羅蘋之手！由此觀來，他也不過是尋常鼠竊之輩罷了。」華生道：「福爾摩斯！我們受着這樣的侮辱，你還仍以鎮靜的態度對付嗎？」福爾摩斯怒極，顫聲說道：「我們只有以鎮靜的態度對付，叫囂惡罵，難道便有用了嗎？他最後的一句話，你須格外的留意呢！」

十六 華生折臂

福爾摩斯生平作事，沒有一回受過厄運的牽制，就使有厄運牽制，他也依然勇往直前，必達目的而後已。當時他又對華生道：「華生！我今天要休養一會了。」華生道：「我呢？」福爾摩斯道：「華生！你可出外去買衣飾雜物，另外再備個提箱，我便在此當兒，略爲休息。」華生道：「正是。你應該養息精神，我可替你守衛，以防不測。」

「華生說這幾句話時，很虎虎有生氣，挺直胸部，又舒展着筋絡，雙目不住的在這小旅館中的臥室四周流動，像要找尋甚麼仇敵一般。少停福爾摩斯又道：「華生！你替我守衛嗎？很好，很好。我便在這休養的時候，想一個法子，使我們倆第二次出戰，必得勝利而後已——華生我們倆以前忖度羅蘋，都有乖誤之處，從今以後，應該別尋路徑才是呢。」華生道：「果能如此，自然可以得勝。但是日子還得多麼？」福爾摩斯道：「老友！還有九天呢！不是綽綽有餘嗎？我們只消五天夠了。」

這一天下午，福爾摩斯吸着煙斗，凝神細想，並不理別事。到了明天早晨，便對華生道：「華生！凡事都預備好了，我們進行罷。」華生欣然呼道：「好，好。我活動筋骨好久了，就此進行吧。」

這天，福爾摩斯去會晤了三個人，甚是忙碌。第一到譚啟瑞律師處，察視他的寓所幾遍，其次去見莎賽劉博瑞父女倆，細問秀髮少婦

的事迹；末後又到修道院，訪女教士伍格得。伊從華捷克男爵死後，便仍回修道院了，福爾摩斯每到一處，華生必在外面守望，等他出來，必又問道：「可滿意嗎？」福爾摩斯回答道：「滿意極了。」華生聽了，也很得意的道：「我早知我們已上了正當軌道，如今可以竭力進行了。」

從此以後，二人便大忙起來，趕到昂瑪林路去，察勘男爵宅邸，左右的二所廣廈，接着又到咖勃隴街，察勘二十五號的前部，福爾摩斯對華生道：「我早就料到，這幾間屋當中，一定有秘密的路徑，二面相通，羅蘋到譚啓端書室裏去，是從此而入，那秀髮少婦殺了華捷克男爵逃走，也從此而出。可是我雖知道如此，還不能立時去搗他的巢穴呢！」華生道：「我們必得努力進行，終須搗了他的巢穴，方可罷休。」

華生話未說完，忽大呼「却退」，斗的有個大沙袋飛奔過來，這

時候倘碰在身上，一定要受重創了。福爾摩斯抬頭一望，却見第五層樓的陽臺，剛正有幾個工匠，在那裏修理，便咳嗽道：「我們還算造化，沒有受着這意外之禍，那萬惡的工人，何以也如此粗疎，倘再逼進一碼，那沙袋豈不打在我們倆的頭上了嗎？……我想這件事，也很可疑，或者……」

說到這裏，便截住了，條的跑進屋子，飛步上樓，到了第五層推門進去，房裏有一個僕人，見他這般慌忙，倒吃了一驚。福爾摩斯也不在意，一逕趕到陽臺上，却寂然無人。少停，便回身問僕人道：「剛才在這裏工作的匠人，到那裏去了？」僕人道：「他們去了，沒多一會呢！」福爾摩斯道：「他們從那裏出去的？」僕人答道：「是從傭人出入的邊門中出去的。」

福爾摩斯扶着欄干，向下一望，果見有二人忽忽出屋，乘了自由車而去。車子走的飛快，眨眨眼已不見了。福爾摩斯便又向僕人問道：

：「他們來此，做了多時麼？」僕人道：「才從早上來的。」

福爾摩斯默然，走下樓去，同了華生步行回寓，彼此意興索然。這十天之中的第二天，便又沉沉寂寂的過去。到明天，二個人又出去到昂瑪林路，在男爵邸前，兀坐了好久，華生很不耐煩的，對福爾摩斯說道：「你牢守在這裏，難道要等羅蘋出來嗎？」福爾摩斯道：「不是。」華生道：「如此可是去望秀髮少婦嗎？」福爾摩斯又搖頭道：「不是。」華生道：「這樣說，你究竟等什麼呢？」福爾摩斯道：「我要瞧這裏，有無事情發生，我便可從此下手。」華生道：「倘若沒有事，你便怎樣？」福爾摩斯道：「那末也許我心中有新意見發生，就此助我進行呢！」

二人枯坐了半天，一無所得。在這當兒，却有一件事，很使福爾摩斯失意的，便是小路上有個紳士裝束的人，跨馬而來，那馬忽然跳起來，幾乎碰了福爾摩斯的肩膀，福爾摩斯對那紳士咆哮道：「你的

馬再進一步，豈不傷了我的肩膀了？」那紳士忙勒着馬，福爾摩斯却已拿出手槍來；華生亟拉他的手臂道：「歇洛克！你可瘋了！倘一失手，殺了這個紳士，便怎樣呢？」福爾摩斯訶道：「華生！快放了手。」說時用力格去華生的手，好久，才放了。那騎馬的紳士，已加鞭馳去。華生指着煙塵，對福爾摩斯戲語道：「你現在可以發槍了；倘能擊中他，我便佩服你的眼力。」福爾摩斯怒極，顫聲呼道：「你何以這樣愚蠢！難道瞧不出這人是亞森羅蘋的同黨嗎？」華生囁嚅道：「你的話我不明白，這紳士……」福爾摩斯接着道：「便是亞森羅蘋的黨徒，現在他來的，是和那投擲沙袋的工人，同一用意。」華生道：「這個我却不信。」福爾摩斯道：「你如不放了他，我自自然可以使你相信。」華生道：「怕就是殺了他麼？」福爾摩斯道：「我但逼他下馬，便可向他盤詰。羅蘋同黨，既有一人落在我手，那時羅蘋怕也不敢輕視我了。你現在却用力拉住我的臂膊，輕放了那人，豈不是愚

蠢？」

這天午後幾小時中，福爾摩斯和華生心裏都很煩悶，彼此不交一語。到五點多鐘，又同到咖勃隴街去散步，想得着一些線索。走了沒多遠，忽有三個工匠模樣的青年，聯臂而來，一路載歌載舞，興高采烈。見了他們，毫不讓步。福爾摩斯這時餘怒未息，便排開三人前進，華生也跟着；彼此便格鬥起來。福爾摩斯用力握着雙拳，向一個人的胸部擊去，又用一拳，向一個人面上擱去。二個人都却退，拉了第三個人狂奔而去。福爾摩斯很得意的呼道：「我一拳打退了三個人，爽快極了！滿肚子的不舒服，消去了一半了！」說着，回頭一看，却見華生靠在牆邊呻吟，不覺呆了問道：「你怎麼了？面色像紙張一般白？這是何故？」華生按着右臂，縐眉道：「我也不知道，怎的竟受傷了！」福爾摩斯道：「你臂膊受了重傷嗎？」華生哼道：「傷在右臂，很不輕呢。」說時，勉強舉臂，却已動彈不得。福爾摩斯用手代

他撫摸，華生哼聲不已。于是同到近處一個化學師處醫治，化學師同助手，察驗一過，說是一隻手臂的骨節斷了，須得送往醫院裏去，用手術治療哩。

十七 一線光明

福爾摩斯沒奈何，扶着華生到醫院裏。一個外科醫生替他療治，華生痛極大呻，幾乎暈將過去。福爾摩斯握了他的手說道：「老友！你須耐心，等五六個禮拜後，便可復原了，今日之事，我當代你報仇，必不任那些賊子，逍遙法外，便是那萬惡的羅蘋，終究也須入我掌握。你如其不信，我可以立誓呢。」說罷，放了他的手。華生呻吟不已，痛了一陣，又暈過去。福爾摩斯木立不動，悄悄地想了片刻，似乎得了什麼，舉指彈華生的額角道：「我只消稍用心思，便得了底蘊，親愛的華生！這件事，你如其知道，一定要快樂得蹲蹲起來跳舞呢

！

說着，隨奔出門，一逕到了迦勃隴街二十五號的屋前，抬頭看那門上的石片，上面有字刻着道：『建築家丹世唐西氏建，時在一千八百七十五年。』鄰右二十三號的屋面上，也有同樣的字。福爾摩斯頻頻點頭，似乎很爲得意。那時有一輛街車經過，他便跳上去，對車夫道：「到昂瑪林路一百三十四號！愈快愈妙！」說着，直立在車上，不住的催那車夫。

不一刻，到了男爵邸前，却見門前一方石片上，也有『建築家丹世唐西氏建，時在一千八百七十四年』的字樣。比鄰二屋的石上，也刻着同樣的字。福爾摩斯跳上車，快樂極了。暗想以前比如在大森林中，迷了道路，四顧昏黑，不知道走那裏是好；如今却在昏黑之中，現出一點火光來，豈不喜歡到極頂嗎！因便到公共電話處，打電話到克樂任伯爵邸中，接電話的是個女子聲音，他便問道：「你便是伯爵

夫人麼？」聽筒中應道：「正是，足下想必是福爾摩斯先生了。所事進行的事怎樣了？」福爾摩斯答道：「尚還順利，但有一樁事，要問夫人。」伯爵夫人道：「有何垂問？」福爾摩斯道：「夫人的別墅，是何時所造的？」伯爵夫人道：「三十年之前，曾被火災，以後是重造的。」福爾摩斯道：「在那一年重造的？承造的是誰？」伯爵夫人道：「前門石上，有『建築家露依恩，丹世唐西氏建，時在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的字樣。」福爾摩斯道：「多謝夫人見告，再會罷。」于是，放了聽筒，走出來喃喃自語道：「丹世唐西，這名字很熟，我似乎認識的。」隨走到一所公共圖書館裏，取了一部近世名人傳記字典一查，那D字部中，有道：「露依恩丹世唐西在一千八百四十年，生在羅馬的達勃列克斯地方，後來做了軍官，曾立過大功，又著了許多建築學的書，都很出名。」福爾摩斯看完，歡然回到醫院。

那時華生，忽又病熱，時時囁語，那斷了骨節的右臂，用木板夾

着，依然作痛。福爾摩斯歡呼而進道：「勝了！勝了！我已得了一個主要的線索了。」華生忙道：「快告訴我！」福爾摩斯道：「依此線索而行，便能導我走入成功的境界。華生！你聽了，我現在已腳踏實地，舉步前進了。」華生愕然道：「難道又覓得紙煙的灰了嗎？」福爾摩斯道：「不是，我所得的，是那秀髮少婦三個案子的關鍵。那亞森羅蘋何以必要揀在三個地方作惡，我已明白他的原因了。」華生道：「是什麼原因呢？」福爾摩斯道：「華生！這三所屋子，實是一個人造的，這事最可揣測，別人都沒注意呢。」華生道：「所注意的，只有你一人罷！」福爾摩斯道：「正是，如今我已知道，三屋同是一人所造，而三屋構造的圖樣，也正相同。那亞森羅蘋的來去飄忽，驟然觀之，似乎很是神奇，其實這事也很簡單呢。」華生道：「是等等幸運！你竟探得這個秘密！」福爾摩斯道：「老友，日子已很局促，今天第四天了，假使我仍一無所得，心中如何耐得住！」華生道：

「今天便是十天之中的第四天嗎？」福爾摩斯道：「不錯，但只今天所得，已屬如此；以後這六天，我以為用不着如此之久了。」說罷，便從坐椅上跳起來，心裏快樂極了。少停，又道：「華生！倘使那賊黨，也折了我的手臂，像你一樣，那便如何？」華生微微一顫，不能作聲。福爾摩斯又道：「然而此次之事，我們未嘗不是得了一個明訓，從今以後，更不可和羅蘋在白天裏搏戰，自取覆敗。幸而這一回，他只欺侮了你，沒有欺侮了我啊！」華生呻吟道：「我的手臂折了，你不但沒有矜憐之心，反而以為我替你受苦是可喜的事，這是什麼道理？」福爾摩斯道：「華生！你不要怨我，須知我敗在羅蘋手中，心中委實苦痛。你折了一臂，還不及我苦痛之甚。如今事情已經這樣，別再多說了。總之，白日之下，我一定要為羅蘋所敗，為今之計，惟有暗中進行，方可打敗羅蘋。他雖然足智多謀，恐也無濟于事呢！」華生道：「甘聶瑪還能做你的幫手，你一定可以勝了。」福爾摩斯道

：「不對，我很不願意要我助我，我決定獨力做去，等到捉獲羅蘋以後，方到固力世街或錫得蘭廣場的沙司酒店中店訪見他，朗聲對他說道：『亞森羅蘋在這裏了！』這是他的巢穴，我已探得，快派警察去逮捕，別給他逃走……」

福爾摩斯說到這裏，走近牀前，用手撫着華生的肩膀，很誠摯的說道：「老友！你要自己保重，望你快好。但是你偃臥在這裏，我也得你一些助力，那羅蘋以爲我每天必到這地方來看你，便也嫉使他的爪牙，每天來伺候我。他枉費了光陰，在我未嘗不算是造化。所以你雖然病着，仍能像不病時一般的助我呢！」華生現出感激之狀，說道：「多謝你安慰！我當盡力助你，但你從今以後，要不來了麼？」福爾摩斯冷然道：「到來則甚？」華生很不舒服，勉強笑道：「你的話極是，我不過斷了一隻手臂，不足爲奇，再過幾天，便好了。你方才和羅蘋作戰，本可無須來此。」——福爾摩斯先生！現在請你給我一杯

開水呷。」福爾摩斯道：「你要開水嗎？」華生道：「是的，我病着熱，脣吻都燥了。」福爾摩斯道：「你且少待，我當拿開水給你。」說了，便走近桌子，來取熱水瓶，那二個眸子忽然注到煙袋，便丟了熱水瓶，拿着煙袋，將煙裝在煙斗中，用火燃着吸。華生要他取水的一事，似乎已經忘掉。他將煙斗湊在口內，吸出許多青煙來走了；華生眼送着他出去，只兀自瞧着熱水瓶。

十八 就是亞森羅蘋麼

一小時後，默耳司愛白廣場，和孟德亞凝街轉角處的一所大宅之前，忽然來了一人，緩緩地上階，伸手去叩門。一個僕人應聲而出，那人忙問道：「丹世唐西先生在家麼？」僕人不即回答，擡眼向來客微微打量，見那人身材瘦長，很像是田中的草人，頭髮已經花白了，面部修葺也不完全；外衣復長，幾乎在膝蓋一尺以下；衣上又有許多

污泥漬。僕人便很嚴厲的回答道：「丹世唐西先生在家與否，須看了足下的名刺而定。」那人並無名刺，只取出一封介紹信來。那人接了信，反身而入。一會兒又出來，導着那人進一間圓形的巨室，那室中四壁列着許多圖書，連牆壁都被遮沒了。

來客既入，大建築家丹世唐西，便開口問道：「你便是史笛克萌先生嗎？」那人應道：「正是在下。」丹世唐西道：「我的祕書忽地抱病，所以介紹你來代替他的職務，便是替我編一個藏書的總目，其中法國的書很多，編制却不容易。你對於這個，也有些經驗麼？」史笛克萌馬上改做德國人的語氣答道：「先生，我對於這種編纂的事，經驗自信還很豐富呢。」丹世唐西聽了，很是滿意，便留他做代理祕書。那歇洛克·福爾摩斯暗中行動的第一個計劃，于是也便成功了。

原來這史笛克萌不是別人，就是福爾摩斯的化身。他用此一策，一則要暫避亞森羅蘋的耳目，二則要刺丹世唐西的行動，可以靠在他

身上探獲羅蘋的巢穴。幾小時後，便已探得大概，知道丹世唐西年老多病，自己要休養身體，所以隱居不再作事，單用他所藏的建築圖書，作為消遣。有一個女兒，芳名叫做格羅提的，生性很是怪僻，和尋常女郎不同，整日深居簡出，與他父親一般無二。

福爾摩斯一面編看書目，一面沉沉暗想：目前所得，只此二事，倘依着這途徑，向前探討，諒來還不止這一點。今後所要知道的，是丹世唐西，是否也屬亞森羅蘋的黨徒。近來二人曾否見過面，那三所屋子的圖樣，是否能在這裏尋獲，除此三屋以外，是否還有建築相同的屋子，做羅蘋和他黨徒的巢穴？……福爾摩斯心裏自己發問，急切要得回答。不過他以為若說丹世唐西是亞森羅蘋的黨徒，却又不像。你想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建築家，那得與賊子為伍呢！便是他造這三所屋子，也似乎不是為着羅蘋脫逃地步的，因為這三屋造在三十年前，那時亞森羅蘋還在搖籃中呢……福爾摩斯雖如此想，並不決然捨

去。

第二天忙了半日，仍無所得。到下午二點多鐘，格羅堤到藏書室裏來，拿一部書去。福爾摩斯自從昨天進門，還是第一次和伊見面，格羅堤年紀約莫三十歲光景，皮膚微黑，舉動沉靜而滯緩，全身都似沒有生氣。容色冷落，城府使人難測。伊拿了書，同伊父親略談了幾句話便去。福爾摩斯在伊旁邊，伊也似乎沒有看見。五點鐘後，丹世唐西忽要出去，福爾摩斯便獨自坐在藏書室中，天色晚了，他站起來待走，斗的聽得背後有脚步声，掉頭一看，却見一人立在陽台上面，面目驟然不能辨認，但不知道他從何而來的。福爾摩斯這時可巧在黑陰之中，所以沒有被那人看見。

少停，那人翩然入室，走到一具橡木的大櫥之前，用手開了抽屜，翻檢內中的信件，很是匆忙。這時候室門關的開了，格羅堤姍姍而入，回頭說道：「父親剛才說要出去的，現在怎麼不想出去了？天已

入晚，讓我去開了燈，父親且在門口少站，否則要傾跌呢！」那人這時忙關了櫥門，退到窗前，藏匿在窗簾後面，似是鬼魅一般。

在理，格羅堤此時，定然聽得櫥門關閉的聲音，並且一定看見那人的影子了，但伊却像一無聽見的樣子。漠然開了電燈，側身立着。等伊父親進來，父女倆各據一椅，相並而坐，格羅堤將拿來的書展開，曼聲讀着一會，忽然聽見伊的父親道：「那祕書已經去了嗎？」丹世唐西道：「是的，他已去了。」格羅堤似乎還沒有知道代理祕書的事情，便又問道：「父親難道還喜歡他麼？」丹世唐西含糊的應道：「不錯，不錯。」說時，頭已垂到胸口，沉沉入睡。格羅堤似乎沒有覺着，讀書如故。

那窗簾後面的人，却躡着脚步出來，沿牆走過丹世唐西的背後，到格羅堤面前，電燈光射在那人面前，福爾摩斯一見，便認識是亞森羅蘋。心中大喜，暗想所料竟中，丹世唐西果然和亞森羅蘋有關係。

呢！

這時羅蘋和格羅堤相離不遠，格羅堤還沒覺着，羅蘋又躡着脚步，走到門口，用手握着門柄，那衣角忽掠近邊小桌而過，桌上的東西，隨落在地下。丹世唐西聞聲驚醒，亞森羅蘋便立在他面前，脫帽微笑。丹世唐西忙歡呼道：「我親愛的馬克興！今天造化，得能看見你。」馬克興答道：「我欲見老丈和女公子，所以忽忽而來。」丹世唐西道：「你是幾時回來的？」馬克興道：「才是昨天呢。」丹世唐西道：「你在這裏，與我一同吃飯罷！」馬克興道：「多謝老丈，今晚我還要踐友人的約呢！」丹世唐西道：「如此，明天請來。格羅堤！你替我邀他，別教他回却。」親愛的馬克興！近來我正在惦念你呢。」馬克興道：「當真的嗎？」丹世唐西道：「是的，前天我整理櫥中的舊紙，忽然得到一張紙，所以便連帶想到你了。」馬克興道：「這張紙關於何事呢？」丹世唐西道：「便是昂瑪林路中的事。」馬克興道

：「老丈還藏着這麼紙則甚？」

丹世唐西不即回答，便和馬克興格羅堤二人同入隔壁一間小客室裏去。福爾摩斯匿伏不動，心裏甚為疑惑。暗想：「這人就是亞森羅蘋嗎？還是另外一人？倘使不是的，那末他的體態容貌，何以極像羅蘋呢？看他穿的是一件衣服，領結潔白如雪，高冠楚楚，似是貴公子模樣……」

二人既到客室，談笑甚樂。一時脣頤都動，似乎在講什麼故事。丹世唐西快樂已極，放聲啞啞大笑。格羅堤也櫻脣微啓，時時笑着。馬克興每見伊笑，便更精神百倍，說話的聲音，有如銀鐘一般。福爾摩斯看了這般情形，暗忖道：

「他們倆似乎很相愛好，料來定是情人。但不知格羅堤也知道這馬克興，便是亞森羅蘋麼？」

十九 漏網之魚

福爾摩斯躲着聽到七點鐘，方始躡足下樓，走出門外見汽車馬車一輛都沒有，于是很高興的緩步行去，到默耳司愛白廣場，向丹世唐西的門首望着。少停，亞森羅蘋出來，徒步而行，過君士坦丁街，和狼蹶來街，直向市中走去。

福爾摩斯遠遠的跟在後面，離了約有一百多碼遠，這時得意極了，步履也覺得輕健，暗想：今晚能跟從這神出鬼沒的亞森羅蘋，算是生平得意的一件事，恨不得將他繫在眼角上，不令他遠逃。

不一刻，走到大街上，斗見二個長人，戴着圓式帽子，在街左邊行走，又有二人戴着軟帽，在街右邊行走，且走且吸紙烟，態度似很安閒。這四個人的目光，也似乎注意着羅蘋。福爾摩斯心裏很爲詫異，不解是甚原故。

過了一會，亞森羅蘋忽然停步不進，走入一片紙煙店，四個人也停了，各自吸烟，等羅蘋走出，又都跟上去。福爾摩斯更爲詫異，自語道：「這四個人是誰？難道也是偵探麼？或者甘聶瑪用了詭計，來與我競爭麼？」

他心裏盤算，要待冒昧上前，捉住那四個人，問過明白。他這時已到了市口，人烟稠密，他又恐失了羅蘋，便丟下了四人，尋到黑爾德街，羅蘋忽走進一個昂格牢酒店，福爾摩斯便在路椅上坐下，遠遠望着，見羅蘋走近一張桌子前，桌上有許多花，四面散放着，陳飾很是華麗。有三個少年，和二個華服女子，起身相迎，很是殷勤。再瞧那四個人，却已散立在人叢中，似乎不注意着羅蘋；其中一人，從烟盒裏取出一支紙烟來，向一個高冠晚服的紳士乞火。紳士忙將口中含着的雪茄烟給他，福爾摩斯銳利的眼光，却已看見他們倆嘴唇掀動，竊竊私語。

如此一二分鐘，紳士忽上街走入酒店，走到羅蘋面前，對他說話；說完了，便在旁邊桌上坐下。福爾摩斯看那人，却是昂馬林路中所見那個騎馬的人，于是恍然大悟，知道那四個人委實是羅蘋的徒黨，剛才在路上追隨不捨，是護衛他的，羅蘋一遇險，這四個人便立刻來助他，那高冠晚服的紳士，也是黨徒之一。福爾摩斯到此，不覺微顫，暗想羅蘋防範這樣嚴密，何從下手捉他呢？

沉思了一會，主意已定，從手冊中撕下一頁，用鉛筆寫了幾行，寫完了，用信封封好。這時候，可巧有一個十四五歲的童子，在那裏打盹，福爾摩斯推醒他道：「你乘了街車，替我將這封信送到錫得蘭廣場的沙司酒店，交給一個賣酒的婦人，你須快快前去，不可耽延。」說着，拿五個法郎給他。童子嗷然答應着，狂奔而去。半點鐘後，行人來往愈多，羅蘋的徒黨，在人叢中，幾乎辨不出了。

少停，有一個人走來，靠近福爾摩斯耳邊，低低的說道：「福爾

摩斯先生！你喚我來有何事情？」福爾摩斯仰首道：「你是甘聶瑪先生嗎？」甘聶瑪道：「正是，我剛才接看先生的信，故此忽忽而來，究竟爲了何事？請你見告。」福爾摩斯道：「他在這裏嗎？」甘聶瑪道：「先生！你是指那一個？」福爾摩斯目注酒店，對甘聶瑪道：「他現在坐在酒店席口上，那席偏在右面，你已看見嗎？」甘聶瑪道：「沒有看見！」福爾摩斯道：「那替坐在左首婦人斟酒的便是。」甘聶瑪搖首道：「此人並非羅蘋。」福爾摩斯道：「他一定是羅蘋，決不會錯。」甘聶瑪道：「我看他面容很像，不無可疑，但是那些同坐的人，是不是他的黨徒？」福爾摩斯道：「不是；與他並坐的是克喇夫丁登夫人，其次是克麗絲公爵夫人；和他對坐的是駐英的西班牙公使。」甘聶瑪聽了，望前便走，福爾摩斯忙拉住了道：「不要如此粗莽，你一個人那能敵得過他們？」甘聶瑪道：「他也是一個人，難道敵他不過嗎？」福爾摩斯道：「他的徒黨都在蔭路守着，酒店中也有

一個人做護衛的。」甘聶瑪道：「我只消扭住他，高呼他的名字，那店中人，怕不都來助我嗎？」福爾摩斯道：「我的意思，須得喚幾個偵探來，以壯聲勢。」甘聶瑪道：「我却不以爲然，果真喚了許多人來，羅蘋的徒黨，可以立刻逃走。福爾摩斯先生！我們應該鎮靜的做去。」

福爾摩斯聽他說的話，很中肯綮，便對他道：「這樣悄沒聲兒的進去，別給他知道了。那羅蘋刁如狡兔，不容易捉住呢！」說罷，便隱身在一個賣報的涼亭後面，雙目仍注在酒店之中。見羅蘋曲身側近克喇夫登夫人，微微含笑；甘聶瑪將手插在衣袋內，緩步過街，到了酒店門前，倏的跳上階石，這時候警笛大鳴，侍者的領袖，立時跑出來，剛和甘聶瑪撞個正着。領袖大怒，用力將甘聶瑪推下。那高冠晚服的紳士，也跑出來和侍者領袖爭論，幫助着甘聶瑪上去。領袖大怒，益發摩拳擦掌的，爭持了好久。甘聶瑪究竟被推下來，街上的人，

都圍攏來瞧熱鬧。

那時恰有兩個警察走過，便向人叢中擠進去，不料那許多人的肩背，像鉄籬笆一般，二個警察，一時擠不進去，便申申的大罵。停了一回，那些人又像中了魔術一般，各各散去。侍者領袖向甘聶瑪道歉，自認不是。那高冠晚服的紳士，也已走開，眨眨眼不見了。

甘聶瑪狂奔入店，見坐在桌上的六個人，已少了一個，四面一望，除大門之外，並無出路，便怒喊道：「這裏剛才是六個人的，如何少了一個？他到那裏去了？」五個人齊聲問道：「可是德時屈盧先生嗎？」甘聶瑪道：「不是！不是！是亞森羅蘋！」這當兒，有一個侍者走來說道：「我剛才看見這客人上樓去了。」

甘聶瑪聽了，飛步上樓，四處探望，見樓上排列著許多房間，各有小門，通着蔭路。甘聶瑪看得呆了，木立不動，微微的嘆息道：

「噢！我還來得及麼？他已逃得遠了！」

二〇 兩兄弟

其實這時的亞森羅蘋，並沒去遠，他還在二百碼以外的一輛公共街車上。那車經過大梨園廣場，向嘉坡星蔭路去了。那戴着圓式帽子的兩個長人，却立在賣票員的露臺上，很高興的談話。車門旁邊，有個瘦削的老人坐着，很沉靜的在那裏轉念頭。這老人非別，却就是歇洛克。福爾摩斯。瞧他木然不動的形狀，和石像一般，只有那一顆頰白的頭，却隨着車身搖動。

他一壁搖動，一壁轉念道：「我親愛的華生！你倘在這時候見了我，不知又要如何佩服我！說我歇洛克·福爾摩斯，委實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人物呢！但這些小事，也並不足道，只消敏捷從事，沒有不成的。剛才警笛一鳴，我便知道他們的詭計，立刻丟了前門，向側門守着。羅蘋又望那裏逃呢！所以我們立身處世，凡事都應當敏捷而行呢

「！」

這時候車已到了嘉坡星蔭路，福爾摩斯欠了身子，向前一望，見羅蘋已站起來，走過兩個長人面前，低低說道：「愛古爾街」，說了，便下車去。福爾摩斯得意自語道：「很好，很好，他要往愛古爾街，我也須去。現在且任他坐着汽車先行，我可以隨着這兩個長人去呢！」

那兩個長人，步行到愛古爾街，一直走到昔格林街第四十號屋前，按鈴進去。福爾摩斯隱身在街角上，竊窺動靜。一會兒，樓下的一扇窗子開着，一個戴帽子的人，探出半個身子，用手將護窗板關上，這上面便是小窗，窗中電燈亮了。約摸十分鐘後，有一個紳士走來，按鈴進去。又一個人走來，接着進去。最後却有一輛汽車，風馳電掣而來，到門口停了，車中有二人走出，一個是亞森羅蘋，一個是女子，穿着外衣，罩着面幕，兩個人進了屋，車也開去。

福爾摩斯悄然想道：「這女子一定是秀髮少婦了。」立了一回，便又躡足走到屋前，攀着窗檻，從隙縫裏張望，見亞森羅蘋靠着煙突，在那裏演說，態度很爲激烈。餘人都環立而聽，那高冠晚服的紳士，以及酒店中的侍者領袖，一一都在，秀髮少婦也坐在一張圈椅上，但背向外面，不能看見伊的面容。福爾摩斯自語道：「這一羣賊，定然是爲着今晚酒店裏的事，出乎意外，所以開這會議，籌備對付的方法，我今晚果真可以將他們一網打盡，福爾摩斯的大名，怕不震動全世界麼？」

這時候斗見一人，起身似乎要出來，福爾摩斯忙跳下來，仍隱身在街角黑暗的地方，那屋門開了，高冠晚服的紳士，和酒店中的侍者領袖，一同出來。少停屋上忽有燈光，又有人將窗子關上，於是上下都黯，燈光也不見。福爾摩斯點頭自語道：「我想亞森羅蘋和秀髮少婦，一定宿在樓下，那兩個黨徒黨在樓上，得了這四個人，也夠了

。」

這晚福爾摩斯牢守街角不去，恐防亞森羅蘋脫逃，到了明晨四點多鐘，見街頭有兩個警察，便招了來替代。自己忙到彼固力世街甘聶瑪寓中，叫下人催甘聶瑪起身。歡然告訴他道：「我又得着他了。」甘聶瑪道：「是亞森羅蘋麼？」福爾摩斯道：「不錯。」甘聶瑪道：「倘這回再像酒店裏那樣失敗，你便休來打擾我，我還須安睡呢。現在權且與你去見警監。」

說罷，同到茂斯尼街，見警監戴康得，不一刻，便帶了六名警察，忽忽趕到昔格林四十號屋前。福爾摩斯問邏守的兩位警察道：「有何消息麼？」二警察道：「沒有。」

這時候曙光已透，夜色全退了。警監便按鈴而進，管門的是一個婦人，見了警監大驚，發顫道：「樓下並無居人。」福爾摩斯道：「怎樣？說樓下沒人居住麼？」婦人道：「正是，只是樓上有兩個紳士

，叫勒樂的，因為有親眷從鄉裏來，所以暫時假樓下一個房間，給他居住。」福爾摩斯道：「來的是一個紳士，和他夫人嗎？」婦人答道：「是的。」福爾摩斯道：「是不是昨晚來的？」婦人道：「想來是昨晚罷？那時我正睡着，所以沒有看見，那門上的鑰匙，現在却在這裏。」

警監便取了鑰匙，走到甬道的盡處，啓門入室，室中却空無所有。福爾摩斯道：「這事奇怪了，昨天晚上我明明見他們兩人，在這裏的。」警監也嗒道：「現在可是沒有了！」福爾摩斯道：「我們且上樓去看。」管門的婦人道：「樓上便是兩紳士所居，叫做勒樂的。」福爾摩斯道：「如此我們可盤問那兩位紳士，或有一些端倪。」

于是許多人都上樓，警監按鈴，一人應聲來開門，容態似乎恨恨的，身上還穿着襯衣像是才起身的樣子。福爾摩斯細看那人，却就是昨晚兩個長人當中的一個。那人咆哮道：「你們是誰？怎的清早跑來

？擾人的睡覺？」說到這裏，便截住了。對警監和甘聶瑪看了一會，大呼道：「呀上帝！我只怕做夢呢！甘聶瑪！你也在這裏麼？來此何事？我當替你效勞！」甘聶瑪放聲大笑，拍他的肩膀道：「勒樂是你麼？今天我聽得一樁很奇怪的事，說是勒樂做了亞森羅蘋的黨徒了，我倘相信了這個話，我也算是一個死人咧。勒樂你的兄弟呢？」那人便回頭喚道：「歐特猛！你出來，今天却承蒙甘聶瑪先生枉顧，足使蓬蓽生光呢。」說罷，另一人便歡然而出。甘聶瑪大悅道：「我的好友呢？今天我能在這裏同你們握手，委實出乎意外。不想甘聶瑪張眼捉賊，却走上朋友的門了。而且有好朋友遠遠的從英國倫敦到來，爲我臂助呢！」接着，又轉力身對福爾摩斯道：「我現在替先生介紹兩個朋友，這是菲喀勒樂，巴黎著名的偵探，要推此君爲首；這是歐特猛勒樂，是我們偵探部指印課的書記長啊！」

二一 紅寶石

福爾摩斯竭力忍耐着，故意現出鎮定的態度，自知手無證據，萬不能指定二人是羅蘋徒黨，便要將昨晚的事宣布出來，也要給他們訕笑。因此他握緊了手，欠了欠身子而退，心裏雖則非常難過，却很不願意在甘瑪犇面前洩露。既上了廳，便走到一扇小門前，那門又小又低，是下通地窖的，福爾摩斯低頭見有一粒紅寶石，便拾起來藏在袋裏，少停出來，抬頭看那門牌，却見門牌有一行標字，道：『建築家露依思丹世唐西氏建，時在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而隔壁四十二號門首的標字，也是這樣。福爾摩斯暗想道：「這四十號的屋子，定和四十二號屋子相通，起先我如何想不到，昨天晚上，我如果同二個警察守在這裏，那二個人萬不能逃走了。」因指着四十二號屋門的二警察道：「昨晚我走了以後，可曾有二人從這屋裏走出來麼？」二警察答道：

：「有的，是一個紳士，同一個夫人呢。」

這時候甘聶瑪也出來，福爾摩斯便拉了他同走，且行且說道：「甘聶瑪先生，我累你到這地步，你怕要惱我嗎？剛才在屋中的大笑，想來也可以略平先生的怒了。」甘聶瑪道：「不是的。我並沒有恨你的意思。」福爾摩斯道：「如此甚好。我心裏也可以稍安了，但這可笑的事，是可一而不可再呢。」甘聶瑪道：「我當盡力助你。」福爾摩斯道：「今天是第七天，再過三天後，我就要回倫敦去了。」甘聶瑪道：「這話確麼？」福爾摩斯很堅決的回答道：「那有不確的道理，禮拜四的晚上，請你妥為準備。」甘聶瑪冷然道：「也像昨晚一樣嗎？」福爾摩斯道：「正是，準備着等我。」甘聶瑪道：「如何結局呢？」福爾摩斯道：「便是羅蘋被捕。」甘聶瑪大聲說道：「你能斷定了嗎？」福爾摩斯道：「不錯，我敢拿名譽為賭。」

說罷，福爾摩斯別了甘聶瑪而行。揀了近處一個旅館住下，吃了

飯後，又到昔格林街，拿出二個路易給管門的婦人，探知勒樂兄弟二人已外出，便燃了蠟燭，走進地窖去。到了窖中，在扶梯下又拾得一粒寶石，和剛才小門前拾得的相同，因自語道：「我所料的並沒有錯誤。此處的地窖一定與鄰屋相通，我現在帶着百合鑰匙，盡可到隔壁屋裏去，那壁上有酒桶列着，也當一看。桶上的灰塵已去，地下又有足印，看這二點，更可無疑。」

福爾摩斯且看且想，很是得意。這時忽聽得近邊有聲響發動，側耳聽着，一發響了。忙關了門，熄了蠟，將身藏在一個酒桶的後面，過了幾秒鐘，便見壁間一個鐵質的酒桶，忽然徐徐而動，去了桶，便見有燈光搖曳而入。其初看見一隻手，一會兒全身都出現了，那人低頭向四處一看，似乎尋甚麼東西，時時用手指在灰塵中拈取東西，放在左手一個盒子裏，盒子像是硬紙做的，如此久久，那人才去了地上的足印，進鐵酒桶去了。

福爾摩斯縱身前去，捉住那人，那人大呼一聲，跌在地上，福爾摩斯將他細起來，問道：「你是何人？到此則甚？快告訴我！」那人微笑，並不回答。搜他袋裏，有一束鑰匙，一方手帕，一個紙盒，盒中有紅寶石十二粒，和自己所拾的二粒相同。福爾摩斯沉思一會，無法處治這人，便交給警察，也與羅蘋無損。

方在猶豫之時，斗見盒上有字道：「寶石商賴宏拿，倍克司街。」福爾摩斯看見這幾個字，便打定主意，丟了那人，出了地窖，走到屋外，往郵政局中，寫信與丹世唐西，請假一天，發了這信，便到倍克司街的寶石店中，將紅寶石交給店主道：「我們夫人命我送這寶石到此，是從首飾上脫下來的。這首飾也是在你們店中買的。時候可久了。」福爾摩斯這一句話剛正道中，店主答道：「是的，你們夫人已打過電話來，說少停伊要親自來呢。」福爾摩斯唯唯點首。

過了五點鐘，却見一婦人姍姍而來，面上罩着厚紗，態度很引人

疑。福爾摩斯從店窗上偷看，見那夫人取出一只古式的紅寶石胸針來，遞給店主，寥寥說了幾句，便走出來。福爾摩斯跟躡在後面，向喀蒞息市走去。又過了許多街道，都不認識，直到夕陽西下的時候，才見伊走進一所五層樓的巨屋中去。伊到二層樓上，進了一間房，約二分鐘光景，福爾摩斯也追蹤而至，見門已闔上，便取出百合鑰匙來，試用第四鑰，門便開了，即走進去，却是許多空房，都昏黑無光，只見甬道盡頭的地方，有一星燈光，忙走過去一看，見有一扇玻璃的門，裏面是一間臥室，那婦人却正脫去帽子和外衣，一一放在椅上，隨又穿上了一件用花紋的絨衣，走到火爐架旁邊去按電鈴，那右邊壁上的鑲板，忽徐徐而開，婦人便托着燈進去，倏的不見了。

福爾摩斯也按鈴進去，暗中摸索了一回，面上忽貼了一張東西，似乎很是溫軟，忙劃了火柴一看，却在一間小室之中，四面都有銅梗，掛着許多衣帽，貼在面部的，是一件寬大的外衣，前面更有一扇門

，掛着一件又舊又疎的門帘，隱隱透出燈光來。近前一看，見秀髮少婦坐在裏面，手燈已熄了。電燈開的透明，從這燐燐光亮之中，福爾摩斯立刻認出伊是大建築家女公子格羅堤，大吃一驚，幾乎失聲要叫起來，暗想此女却是亞森羅蘋的膩友，既謀殺華捷克男爵在前，又盜取克樂任伯爵夫人的藍鑽石戒指于後，驟然想來，教人很不想信是伊做的呢？接着又自語道：「以前我委實愚蠢，何以不疑心到伊，伊平昔怪僻的性情，便是可疑心之處。……」

二二 有話奉白

福爾摩斯又向室中四望，一切陳飾極其華麗，像繡閣一般，窗壁之上，都罩上着輕羅薄紗，所陳列的器物，也極其名貴。房間的一端，有一張低台，擺着一隻桃花心木的溫椅，格羅堤坐在椅中，支頤若有所思，忽而眼淚撲簌簌的，從粉頰上落到襟際，濕了一片，如此久

久，兀自哽咽不住。瞧伊的情狀，似乎有很失望的事情。

這時椅子後面的門，關的開了，亞森羅蘋慢步而入，彼此四目相對，好久都沒有說話。末後羅蘋近前，跪在椅子邊，納頭在格羅堤胸口，又展開一手，攬住伊的纖腰，說不出一種柔情蜜意，格羅堤的淚珠也便減少了。羅蘋抬頭注視伊的素面，低聲說道：「你爲何鬱鬱？我很願你快樂啊！」格羅堤道：「我本來快樂呢？」羅蘋道：「你正在啜泣，還說快樂麼？唉！格羅堤啊！我看見你的眼淚，我的心也碎了。」格羅堤聽了，便展顏微笑，但只嫣然一笑之中，却含着無限的苦意。羅蘋又道：「格羅堤！你不要傷心！你是安琪兒！該當作樂的啊！」格羅堤展開了手，很莊重的對羅蘋道：「馬克興！我看見了這一雙手，我的傷心，便無盡頭咧。」羅蘋道：「這是怎麼說？」格羅堤道：「因爲這一雙手，曾斷送過一個人的生命的啊！」羅蘋道：「忙住口，別說這些話！已往的事早過去了，何必再記着！」說罷，連連

吻伊的手，表示他的誠懇。格羅堤也轉悲爲喜，給他一個玫瑰的倩笑，似乎羅蘋脣吻所着，可以遮掩伊已往的污點一般。接着又道：「馬克興！你當愛我，要知世上的女子，沒有一人，能像我這樣愛你呢？你有甚囑咐，我必盡力去做，有時並且體貼你的意思，不等到你開口我就知道怎樣動作；雖則蔑棄人道，違反本真，也都不顧，因爲我毫無別的意念，一心但願你快樂便是了。明天你再有甚囑咐，我聽你指揮，便是死也願意的。」羅蘋嘆道：「唉！格羅堤，我的生活，固然常在驚濤駭浪之中，可是何必又帶累着你，投在這旋渦裏呢？在理，我應該仍做你五年以前溫存撫慰的馬克興，牢守着柔鄉，不該更有第二個名字，給你^{知道}。」格羅堤發着^{嚶嚶}鶯聲，低低說道：「我也愛這第二個名字，我現在一無所欲，但望你愛我^吧了。」羅蘋道：「格羅堤！我愛你永遠無窮盡，天地可變，我的情可不變。」格羅堤道：「當真的嗎？」羅蘋道：「那得不真？所憾的，是我的生活，常極艱難危險

，不能如我私願，長和你廝守着。」格羅堤駭然道：「這是怎麼說？難道你又踏入險境了麼？快告訴我！」羅蘋道：「其事雖險，我也毫不懼怕。我說的便是那人，他正欲得我而甘心呢？」格羅堤道：「你說的可是福爾摩斯嗎？」羅蘋道：「不錯，昨晚教甘聶瑪在昂格牢酒店中捉我的是他，後來使二個警察在昔格林街屋門前候我的也是他；而且今天一大早他又同着甘聶瑪窮搜那間房子，諸事層層疊出，豈不可怕！」格羅堤道：「今天早上，我曾喚這裏的管門人往昔格林街，進地窖去，找尋紅寶石。」那寶石就是從我胸針上脫落的。」羅蘋道：「他既一去不歸，必被福爾摩斯捉去了。」格羅堤道：「這怕未必，他果然捉去，何能將紅寶石送到倍克司街寶石店中呢？」羅蘋道：「既這麼說，他現在却在那裏？何以不回來呢？」格羅堤道：「馬克興，依你怎樣？我很替你担驚咧！」羅蘋道：「我怕什麼？我早知道這事危險，不能當作兒戲，那人深沉有智，魄力也大，只有用全力和他

抵敵。」格羅堤道：「你胸中已有成算嗎？」羅蘋道：「格羅堤！我們只消謹慎從事，定可出險，以前我已決意搬往別處，直到如今沒有實行。現在福爾摩斯從中作梗，萬不可再耽擱下去，要知此人很有能耐，必不肯中道罷休；我預備就在後天遷徙，半日可以了事。到午後兩句鐘，我也可以走了。臨走將一切痕跡，盡行銷滅，他又如何可以捉我呢？」格羅堤道：「是的。」羅蘋又道：「但這幾天之中，我們倆不可相見，你更須深居簡出，極力避去嫌疑，現我是歷險已多，百事都不足怕。不過爲了你，我更提心弔胆了。」格羅堤道：「你也不用替我擔心，那英國人及得上我麼？」羅蘋道：「那人魄力既大，並且無所不能。所以我心裏也着實不安。昨天我到你家中，徧搜那大櫥子中，想尋丹世唐西的舊書一用，不料你父親突然走來，幾乎給他捉去，自身環顧，覺得危機四伏，而且那敵人也似在黑暗中步步向我逼近，他的計劃如果實現，我們便入網羅了。」格羅堤道：「馬克興

！你快去吧！我可以仗着勇氣，預備脫險，別因為我的眼淚，勞你惦念。唉！馬克興！再見吧！」說吧，彼此接吻好久，格羅堤才立起身來，同着羅蘋去了。

福爾摩斯側耳聽着，二人的聲音漸漸而遠，到不聽見才止。他這時事既順手，精神也便振作起來，當下便鼓勇而前，並不少却。甬道走盡，見有一乘扶梯，正待下去，斗的又聽得人聲，於是折向迴廊走去，迴廊盡處，又見一乘扶梯，便走下去，見有一間圓形的屋子，他認得是丹世唐西的書室，不覺地歡然自語道：「好極！好極！我已經明白了，那秀髮少婦格羅堤的繡閣，實與鄰屋一室相通，這鄰屋的門，並不在默耳司愛白廣場，却在孟夏寧街。格羅堤每天出入，便從此道，不知道的，所以說伊是深居簡出，便連昨晚亞森羅蘋的突然出現在藏書室裏，似乎也從祕道而來，或者與鄰屋相通，也還難說。如今我第一須先去搜他的大櫥，當可知道。」

于是躡着脚步，走到櫥前，將抽屜遍搜一過，那抽屜中藏着故紙，書札，圖樣，帳簿，等件，櫥後簿籍，都按年分排列着。福爾摩斯將最近的幾冊取出翻檢書目，在「哈」字部尤為注意，不多一回，得了一字名哈民機，下面有號碼，是「六十三」，隨翻到第六十三號讀道：「哈民機昔格林四十號。」下面又述屋中一切建築，很為詳細，只當中一件傳熱的器具，更是建築人得意的作品。其旁註着一行細字道：「參觀M B行」。福爾摩斯又很得意的自語道：「我要看的便是這一行。亞森羅蘋的巢窟，將從此處得着了。」

一會兒，已得「M B行」共有十五頁，第一頁是記昔格林街，哈民機氏的屋；第二頁是記咖勃隴街奈耳氏的屋；第三頁，是記昂瑪琳路一百卅四號，華捷克男爵的屋；第四頁是記克樂任伯爵的別邸。其餘十一頁，是記別的房子，建築是相同的。福爾摩斯忙將屋主的姓氏和地址一一錄下，既畢，便從窗中聳身跳出，趕回旅館，點上了烟斗

吸着，心裏說不出的愉快，一時烟紋四裊，將他一身罩住，他便在這青烟繞繚之中運用思想。到八點多鐘，就寫一封信給甘聶瑪道：「明天早上我要到彼固力世街來望你，隨將捉住的人交給你，此人一得，關係很重要呢！總而言之，從今晚入點鐘以後，到明天十二點鐘以前，請你在家裏，不要出去，守候我的消息，並且預備三十名警察候用，千萬別誤！」

明早，福爾摩斯走到蔭路，揀一個面目蠢笨的車夫，坐上他的車子，往默而司愛白廣場，車離着丹世唐西的屋約四十碼遠，便下來，對車夫道：「你在這裏等我，將你的皮領遮上半面，並將你的帽簷翻下來，遮到眉心上，這般冷天，風力很大呢！一個半鐘點之內，我便到來，你再載我到彼固力世街便了。」

說吧，忽忽走到丹世唐西屋門前，按着鈴進去。暗想：格羅堤一入我手，大局就定了。福爾摩斯進去的時候，丹世唐西已在藏書室中

。少停，格羅堤忽也進來，向伊父親道了晨安，便進小客室裏去寫信。福爾摩斯偷眼向內窺察，見格羅堤伏在桌上走筆，態度很爲迫促，又時時停筆，似乎沉思什麼事。過了一會，福爾摩斯忽取了一冊書，對丹世唐西道：「前天女公子曾囑我檢取這一本書，現在却檢得了，我便去拿了給伊如何？」說着，便走進小客室里，到格羅堤面前，悄然道：「我是尊翁的新祕書史笛克萌。」格羅堤依然寫着信道：「這樣說，我父親已換了祕書嗎？」福爾摩斯道：「正是，女士，現在我有話奉白。」格羅堤道：「先生請坐，我的信已寫完了。」

說着，在信尾簽了名，將信納在函中，遂又立起身來，打電話給成衣店，囑他趕快將旅行衣服做好，說是自己要出門去呢？接着返身對福爾摩斯道：「先生有何言語，請即見告。但先生可當着我父親的面說嗎？」福爾摩斯道：「這事很不能當尊翁面說的。而且還得請女士將說話的聲浪低些，別給尊翁聽得才是。」格羅堤道：「這是什麼

意思？」福爾摩斯道：「這是替女士打算的。」格羅堤道：「我極不願意背了父親，對人私相談話。」福爾摩斯道：「但這一次，你必須如此，果真給尊翁聽得，于你大有不利呢。」

這時，二人都跳起身來，四目互注，煜煜有光。

二三 我要的是亞森羅蘋

過了一會，格羅堤說道：「先生請快說！」福爾摩斯道：「女士請恕我話煩，其中有一二句不重要的話，在勢也不得不說。總之，我所說的，都是實話。」格羅堤道：「請先生簡括些，只將事實告訴我。」

福爾摩斯咽唾潤了潤喉，低聲說道：「敬遵女士之命，我就將事實奉告。五年以前，尊翁遇見一個少年，名馬克興的，自稱是建築家，或是包辦建築的人，這兩者之中，必居其一。少年作事勤敏，能博

尊翁的歡心，尊翁年紀既老，身體又很單弱，每有許多事情，都託付少年，便是規劃建築等事，他也參預其間，算得是一個有力的助手呢！」

格羅堤聽了，面色漸漸泛白，却還力自鎮定，冷然答道：「先生這一席話，我很不解。而且這種事，似乎也與我無干的。」福爾摩斯道：「女士和他很有密切的關係，怎能說是無干！這馬克興的真名，是亞森羅蘋，女士也該知道的。」格羅堤吃笑道：「先生的話，委實可笑。馬克興就是亞森羅蘋麼？」福爾摩斯道：「正是，我不但知道他是亞森羅蘋，并且知道這裏還有他的好友，抵死的助他。此人不僅朋友而已，委實還是心心相印的情人呢！」

格羅堤亭亭起立，鎮定一如先時。福爾摩斯瞧着，也很佩服伊的鎮定。少停，格羅堤方說道：「先生出此譎語，實在無謂，請快快出去，別再瀾我。」福爾摩斯道：「女士聽了，我已下了決心，斷不肯

獨自離開此室。「格羅堤嫣然道：「如此說來，先生要和誰同行呢？」福爾摩斯道：「就是女士。」格羅堤揚聲道：「我麼？」福爾摩斯道：「正是。我預備和女士同出此室，同離此屋，並願女士始終鎮定，不要張皇驚動了別人。」

這時二人相對，都現出安閑的態度，像是良友會晤，非同仇敵決鬥了。那丹世唐西，依然坐在外間藏書室中，檢理他的書籍。格羅堤重復坐下，福爾摩斯取出時計來，說道：「現在是十點三十分，再過五分鐘，我們要走了。」格羅堤道：「我倘不願意走，你便怎樣？」福爾摩斯道：「我就將馬克興的真名，和他助手的行事，一一告訴尊翁。」格羅堤道：「助手是誰？」福爾摩斯道：「便是那藉藉有名的秀髮少婦！但伊那金絲般的秀髮，如今已染成黑色了。」格羅堤道：「你有何證據，可以給我父親看麼？」福爾摩斯道：「有的，我領尊翁到昔格林街，將亞森羅蘋出入的祕道，指給他看，此道却在四十號

屋和四十二號屋的中間，就是你們倆昨晚所用的。」格羅堤道：「以後怎樣？」福爾摩斯道：「以後我願尊翁到譚啓瑞大律師寓中，看僕人們上下的扶梯，便是當日女士同亞森羅蘋，迴避甘聶瑪時從此脫逃的。下面也有祕道，通着鄰屋，鄰屋的門，却在白脫那歐街，並不在咖勃隴街。否則你兩人，也終究逃不脫呢！」格羅堤道：「以後怎樣？」福爾摩斯道：「以後我再領尊翁，到克樂任伯爵邸中，看亞森羅蘋當年所建築的祕道，便可知那秀髮少婦，如何得能竊取伯爵夫人的藍鑽石戒指了。後來秀髮少婦，又從祕道中入白雷興的臥室，將一粒假的藍鑽石戒指，放在牙粉瓶中，他何以要誣陷白雷興呢？我以爲以前或有夙怨，故借端報仇。」格羅堤又道：「以後怎樣？」福爾摩斯沉靜的答道：「以後我更領尊翁，到昂瑪林路一三四號屋中，使他知道華捷克男爵如何死的。」

格羅堤聽到這裏，容色似很難堪，囁嚅著道：「快住！快住口！

你難道要拿謀殺的罪，推在我身上麼？」福爾摩斯道：「我早已知道，殺華捷克男爵的是你啊！」格羅提道：「不是，不是。」說時，似乎有些恐怖。福爾摩斯道：「女士委實是殺華捷克男爵的，無可遮飾。你當初用杜乃特的假名，投入男爵邸中作女伴，大概就是受了羅蘋的任命，去盜藍鑽石戒指的。」格羅提顫聲道：「先生，你既然詳細知道我的行事，應當知道我並非是要謀殺男爵的。」福爾摩斯道：「女士，我本來說你殺了男爵，並非說你是謀殺男爵的。男爵素有瘋病，時時發作，病發的時候，只有女教士伍格得，可以止住他；那晚女教士既去，男爵的病剛發了，投身向你撲來，和你扭鬥，你爲自衛起見，所以拿刀刺他，不料男爵却中了刀死了。你大驚失措，便按鈴從祕道逃去，但他手上的藍鑽石戒指，却因爲忽遽之中，未能將了去。數分鐘後，你又同着羅蘋的一個黨徒進來，將男爵的尸體抬放牀上，並將室中的物件，一一歸了原位。那時心裏還懷着恐懼，不敢取這戒

指。因此，並不說你謀殺男爵的，不過男爵總是你殺死的呢！」

格羅堤將雙手搭在額上，好久不動。過了一回，放下手來，縐着眉，對福爾摩斯道：「你難道要將我的隱事，盡行揭露，去告訴我父親麼？」福爾摩斯道：「是的，我有證人，可以證實你的事。一個是劉博瑞的女公子，伊是認識秀髮少婦的，一個是克樂任伯爵夫人，伊是認識麗兒女士的。你便化作一百人，我也可以一個個認出來。我現在就揭破你的假面具！告訴尊翁去！」格羅堤當這危險的時候，還鼓着勇氣說道：「我料你沒有這胆量揭破我的假面！」

福爾摩斯不答，舉步向藏書室走去。格羅堤忙止住他道：「先生且慢！」福爾摩斯便停了脚步；格羅堤縐眉沉思了半晌，忽低聲問道：「先生，可就是歇洛克福爾摩斯嗎？」福爾摩斯點頭道：「正是。」格羅堤道：「先生果真要什麼，請對我說了。」福爾摩斯道：「女士問我要什麼嗎？我此來爲的是要與亞森羅蘋奮鬥，志在必勝；我知女

士抵死助着羅蘋，妨礙我的事，所以要請女士恢復自由，不再有何留難。」格羅提道：「先生所要求的，只有這一點麼？」福爾摩斯道：「是的。只此便足了。因為我並不屬於貴警區，不用盡除羅蘋的黨徒，我要的，但只羅蘋一個人罷了。」

二四 智勇雙全的姑娘

這時候格羅提似乎下了決心，但還想懇求福爾摩斯略等。伊閉了一雙妙目，現出深思的神情，容色愈覺安閑，似乎不知道危險一般。福爾摩斯暗想：「這女子如此安閑，難道忘了危機當前嗎？可是平昔信仰了羅蘋，所以能有這般態度？伊以為有羅蘋在著，伊可毋須懼怕，羅蘋萬能，斷沒有失敗的時候；但是一遇着我福爾摩斯，羅蘋可也怪不得敗罷！」

福爾摩斯默自揣度一回，放聲說道：「女士！我本只限你五分鐘

，現在已過三十分鐘了。」格羅堤道：「先生能否許我到臥房中一去，攜取一二件東西？」福爾摩斯道：「聽憑女士去拿，但我料女士一入臥房，定從祕道而逃，我便在孟夏寧街守候如何？須知那管門人是我的好友呢！」格羅堤又急又怕的說道：「如此你已完全知道我們的隱事了嗎？」福爾摩斯道：「正是！我所知道的，却不在小處。」格羅堤道：「如此我便按鈴喚侍者來。」

不一刻，侍者將格羅堤的衣帽拿來，福爾摩斯道：「女士！務必去見尊翁，告訴他出行的原因，并說此去當有三日，方可回家。」格羅堤道：「這可不必。幾個鐘點後，我便回來了。」

於是二人又以目光相視，似是二柄利劍刺擊一般。不久，又消去了怒色，變為笑容。福爾摩斯道：「女士何以如此深信羅蘋？」格羅堤道：「是的，我深信着他，比如盲人信仰日光一般。」福爾摩斯道：「凡是他做的事，在你都以為得當；他心有所欲，你便一一去做，

只爲了他，你便赴湯蹈火，也一無所顧麼？」格羅堤曼聲答道：「不錯，我因爲愛他深了。」福爾摩斯道：「這麼說，你也相信他今晚一定能救你麼？」

格羅堤聳着肩，微笑不答，出了書室，對丹世唐西說道：「父親，我要請史笛克萌，同到國家圖書館一行。」丹世唐西道：「你要回來吃晚飯麼？」格羅堤道：「這怕未必。父親，你別管我。」說罷，返身對福爾摩斯很堅決的說道：「先生！我們走罷！」福爾摩斯低語道：「女士能安然跟我走麼？」格羅堤道：「我可以遮住了眼，跟隨你走，決不想逃走的。」福爾摩斯道：「如此甚好，你倘要逃去，我就高聲呼着你的名字，用警察捉你，一入了官，少不得要嘗那鐵窗的風味；要知現在官中，正懸賞通緝秀髮少婦呢！」格羅堤道：「我可以當着你發誓，決不想逃走。」福爾摩斯道：「如此我便相信你，我們走罷。」

二個人同到門外，這時候汽車正在門前，疾駛而來。車夫戴着軟帽，帽簷壓在眉心上，衣領極高，幾乎將二頰掩沒。開到近邊，福爾摩斯忙開了車門，同着格羅堤上去。二個人坐下，車便開動，一霎時間，已出了廣場。經過吳西蔭路，和大軍蔭路，福爾摩斯危坐在格羅堤身旁，暗自忖道：「這時候甘聶瑪定在寓中，我便將此女交與他，但此女是誰，我不可告知他。他若知道是秀髮少婦，怕不要官中去自首，敗了我的事嗎？……以後我便用『M B』的記錄爲助，去探羅蘋的巢穴。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便可帶了羅蘋，和他的黨徒，去見甘聶瑪。而歇洛克福爾摩斯的大功，也就此告成了。」

想到此，便用力搓着手掌，自鳴得意。又欣然對格羅堤說道：「女士請恕我做出得意的態度，我今晚得能成功，委實是一場苦戰得來的。」格羅堤道：「先生的得意，固然應該，敗了羅蘋，取得勝利，真是不容易的事啊！」福爾摩斯道：「謝女士的誇獎。我心裏很快樂

——唉！但這車夫爲何走着僻路，怕是不識巴黎的途徑麼？」

這時候車已出了源來門，離去巴黎，那甘聶瑪所住着的彼固力世街，像在天外了。福爾摩斯愕然，對車夫道：「你錯了！我要到彼固力世街去的。」車夫不答，車開的越快。福爾摩斯又大聲說道：「我對你說，要到彼固力世街，你聽見沒有？」車夫依然不答，將車開的飛快。福爾摩斯大怒道：「咄！你難道聾了麼？還是故意不回答麼？你如今載我離了巴黎，是什麼意思？我告訴你要到彼固力世街，你該已聽得！快回去！快回去！別違抗我的命令！」車夫依然不答。

福爾摩斯不覺大驚，微微對格羅提瞧，却見伊眉目之間，都含着笑態。福爾摩斯厲聲問道：「你笑什麼？」格羅提道：「我笑先生太笨啊！」

福爾摩斯聽說，跳起身來，瞧瞧車夫，額角上不禁冷汗淋漓，捏緊了二個拳頭，幾乎將指爪透過手背。原來車夫不是別人，却正是亞

森羅蘋！

過了一回，亞森羅蘋怡聲問道：「福爾摩斯先生，這一遭可覺快樂麼？」福爾摩斯銳聲答道：「好快樂呀！我親愛的先生！我很感激你。」這一句話，委實是福爾摩斯拿胸中的無限牢騷和鬱勃煅煉出來的。這時候態度很冷靜，表示自己不露怯弱給格羅堤看。但只越是用自力自持，反動力也越大。

少停，他忽的取出手槍來，指着格羅堤道：「羅蘋！快停了車，否則我便要對這女士發槍了！」羅蘋並不回顧，只是微笑道：「拿槍擊殺伊也得，但是你要擊中伊的太陽穴，須得瞄準伊的頰上；承你重愛，敢進一句忠告。」格羅堤忽作嬌嗔道：「馬克興！車開的太快，怕欲翻了。不看見路上泥滑，我又膽小麼？」說時，又嫣然的笑着。那二道秋波，却注着車前的地上，似乎不知道福爾摩斯用槍向着伊一般。

福爾摩斯怒極，幾乎塞住了氣，大聲對格羅堤道：「快教他別往前進！否則我定有手段對待你！」便將手槍的口，緊貼着伊的雲髮。格羅堤微語道：「馬克興！你不要惡作劇。這時候難道同人家賽馬不成？」羅蘋不顧，仍然駕車疾馳。

福爾摩斯無法，將槍塞在袋裏，用手握着汽車的門，似乎聳身跳下去樣子。格羅堤忙道：「先生當心，我們後面還有輛車子呢！」福爾摩斯回頭一看，果有一輛汽車追躡在後面，車身很大，通體紅色，車中共有四個人，都穿着外衣。不由仰靠在車上，假作快樂的形狀道：「多謝二位的厚意，既用汽車載我，又還加上多人護送啊！」說罷，將二臂交叉着胸膛，兀然不動。

這時，車已過了西茵河，又過舒瀾納盧爾接沙堵諸地，福爾摩斯極力忍着，但想羅蘋設計，竟如此縝密，先前那個車夫，定是同黨，所以在廣場見我，我沒有覺察，貿然坐上他的車子；如今羅蘋竟自己

來駕車，但想自己適才並沒離開格羅堤一步，格羅堤從何向羅蘋來救呢？反覆推想，不得其故。最後想到那時格羅堤寫完了信，曾打電話給成衣店，這成衣店定是羅蘋通信的機關。伊所說趕做旅行衣服一句話，委實是求救的隱語。大約自己初入室中的時候，已察知我的祕密，所以用電話叫羅蘋到來。這女子也大足使人佩服。瞧伊應付這件事，能以沈著出之，心裏雖皇急，却並不露在形容說話之間，畢竟騙住了我福爾摩斯，墮入伊的彀中。這樣智勇兼全的女子，羅蘋得了他，真可以所向無敵了。

二五 羅蘋放逐福爾摩斯

不多時，車又過了西茵河，向勝猶門山的斜坡上開去。去了有五百碼，速率便減少了。前路忽有別一輛車子開來，戛然停住。羅蘋便跳下車來，對福爾摩斯道：「福爾摩斯先生！可能換了我的車子行去

？這車子很慢，不中我的意。」福爾摩斯欠身下車，模樣兒很爲靜肅。羅蘋又道：「如今要請先生穿一件皮衣，抵禦風寒。我的車行駛愈快，恐怕你受不住呢！這裏有兩個夾肉麵包，可以充飢。先生或者還沒用過午餐，怕不餓了麼？」

這時，後面的車子也停了，四人同下，一人走到羅蘋跟前，戴深色的眼鏡。福爾摩斯微微向他一瞧，却就是昂格罕餐館中所見那個高冠晚服的紳士。羅蘋對他道：「現在你便將這車子還給那車夫，他正在勒昂德街右角第一家酒店裏等着。你須尋見那車夫，我適才已給他一千法郎，現在再給他一千法郎，因爲我曾允給他二千的。不可失信，你快去，回來復我。現在且拿你的眼鏡，給福爾摩斯先生。車行的快，灰沙怕要眯了眼呢！」那人啞啞連聲，駕着車子去了。

羅蘋和格羅堤說了幾句話，便上車而行；福爾摩斯靠車坐着，又一個坐在他的後面。車行了沒多時，速力大增，地平線疾掠而過，不

可辨認。道旁屋宇樹木，似乎都被怪物吞去，倏的便不見了。福爾摩斯和羅蘋，都默不作聲，一路之中，那鳳尾松搖曳頭上，聲浪很高，像是潮湧一般。這時車行如飛，連過幾個市鎮，莽滋孳囊管浪諸鎮，一一飄瞥而去。又度了三四個小山，經蚌希皋康特路，露昂諸城。這時震昂全城，像是巴黎城中一條大街一般，一瞥眼已不見了。

後來又經都克蘭柯德卑，板德谷，梨梨邦，坎邇薄夫諸地，到了一個大河口靠岸，有一艘小汽艇泊着，煙囪裏黑煙裊裊，在長空舒卷，似是龍蛇一般。羅蘋陡的將車停了，聳身而下，這二小時中，汽車已走了一百多里路了。那艇中有個穿藍色制服的水手，將手舉到帽子的金線邊上，向羅蘋行禮。羅蘋歡聲說道：「船主近來好麼？適才曾得到電報麼？」船主答道：「已接到了。」羅蘋道：「既如在，那『黑綠鯊兒』號，已準備了麼？」船主道：「已準備着多時了，但等你的命令。」羅蘋便對福爾摩斯道：「福爾摩斯先生！請上船罷！」

福爾摩斯掉頭向左右一看，知道難以逃走，便依然跟在羅蘋後面，走入船主的室中，室小而很雅潔，壁板上嵌着銅，閃閃有光。羅蘋關上了門，暴聲問道：「你所得知的，共有幾件事？快對我說！」福爾摩斯冷然答道：「凡是你做的事，我已經一一都知道了。」羅蘋道：「你已盡數知道了麼？你且詳細道來！」這時候羅蘋發話的聲音，剛勁無比，不似適纔的柔和了。

福爾摩斯却兀立不動，沈著一如平時。於是二人四目相視，眼光煜煜四射，爲的是雙雄相遇，所以不免現出劍拔弩張的態度來。如此好久，羅蘋先說道：「先生，你在路上逼迫我，已非一次，我用力和你抵敵，已經覺得慊慊生倦，現在特地警告你，你須靜聽，我今天如何處治你，全憑你答語爲準；你知道我的隱事有幾件，快對我說罷！」福爾摩斯道：「我早告訴你，你的事全都知道了。」亞森羅蘋道：「如此我就依你所知道的說，你已知道我用馬克興的假名，去投丹世

唐西先生，借此知道他所建築的十五所屋中的祕道，是麼？」福爾摩斯道：「是的。」羅蘋道：「這十五所屋子，你已探得其四，是麼？」福爾摩斯道：「是的。」羅蘋道：「其餘十一所屋子，你已得了地址，開成一單是麼？」福爾摩斯道：「是的。」羅蘋道：「這十一所屋子的地址，就是昨天晚上，在丹世唐西家中得着的，是麼？」福爾摩斯道：「是的。」羅蘋又道：「你已打量我朋友們的居處，必在這十一所屋之中，所以你欲甘聶瑪相助，刺探實在，是麼？」福爾摩斯道：「是的，我要獨力去探得，並不求甘聶瑪相助。」羅蘋道：「但是你如今已入我的掌握，我還懼怕甚麼？」福爾摩斯道：「不錯，我倘永久在你掌握之中，你無須懼怕了。」羅蘋道：「這般說，你要出我的掌握麼？」福爾摩斯斬然答道：「正是！」

亞森羅蘋走到福爾摩斯面前，用手輕輕的拍着他道：「先生，你聽了，我生平作事，一往直前，你雖小有才思，恐也不能降服我。但

是長此爭持下去，也不是善策。先生應該想個停止的辦法。」福爾摩斯道：「你不作強盜，我也便罷手了。」羅蘋道：「現在你已在我掌握之中，你須得和我訂個約，這船沒有到英國之前，你不能逃去。」福爾摩斯道：「我也和你訂約，這船沒到英國以前，我倘能脫身逃走，決不肯留在這裏。」羅蘋道：「你那能逃走？我現在只消發一個號令，立刻可以使你失却自由，要知道這裏的人，都奉我如神聖，我有什麼命令，無不遵依而行。我的手一揮，他們可以立刻拿鐵鏈條將你頸項繫住。」福爾摩斯微哂道：「鐵鏈條，那裏便能嚇住我？我可以折斷的。」羅蘋又道：「而且要將你拋在海中，離岸在十里以外！」福爾摩斯道：「我會游泳，這也不足懼怕。」羅蘋啞然笑道：「咦！竟這樣麼？如今要請你恕我失禮，我爲着自身和朋友們的治安起見，委實是出於不得已啊！」福爾摩斯坦然道：「聽你如何，我都不在意。」羅蘋道：「既這麼說，先生可是許我失禮了。」福爾摩斯道：「

你盡你的天職，別喋喋不休。」羅蘋道：「敬遵台命。我如今着手了。」

他遂開了門，喚船主和二個水手便擒住福爾摩斯，將身上搜一遍，用粗純細縛起來。羅蘋道：「就這樣好了。」又對福爾摩斯道：「先生，這委實是你自取其咎，別怨我呢！」二水手退了出去，羅蘋又對船主道：「你須留一個水手在這裏侍候福爾摩斯先生，便連你也須不時來看看他。和他談談，長途之中，別使他寂寞不堪。須知福爾摩斯先生，並非俘囚，却是上客，招待務必周詳，方算盡得地主之誼呢！——船主！現在你的錶上，是什麼時候？」船主道：「二點過五分。」羅蘋自己取出錶來一看，又看了壁上的鐘道：「纔得二點五分鐘？如此和你的錶相對，不知道你的船從這裏到英國的掃桑墩，要幾點鐘？」船主道：「倘是從容而行，九個鐘點可以了。」羅蘋道：「你可以略略延長時刻，過了十一個鐘點，到掃桑墩嗎？須知那方有汽船，

在半夜出發，隔天早上八點鐘，可以到哈佛，這船沒開行之前，你的船不可近英倫一步。船主，你須記着，倘使此人就用那汽船重到法蘭西來，我們都有危險，所以你在明晨一點鐘以前，萬萬不可到掃桑墩。你明白我的意思沒有？」船主答道：「我已明白了。」羅蘋又返身對福爾摩斯道：「先生，我們分別了，再見罷！把晤之期，當在明年，不過，那時候，我們二人是否還在世上却難說哩。」福爾摩斯道：「何必等到那明年，便在明天相見如何？」

幾分鐘後，福爾摩斯便聽得羅蘋汽車的聲响，船里的汽笛，也接着長鳴一聲，船身離岸而行，三點餘鐘，船已出了西茵河口，曲折而入英國海峽。這時福爾摩斯正躺在船主牀上酣睡呢。

到了明天，是福爾摩斯到法國的第十天，也便是兩雄鏖戰的最後一天。這一天，那法蘭西回聲報上，登着一則新聞道：

「昨天亞森羅蘋已下了放逐英國大偵探歇洛克·福爾摩斯的命

令，今天早上一點鐘，福爾摩斯可以到英國的掃桑墩了。」

二六 不是別人

禮拜三早上，八點多鐘，喀蘭馥街中却被十幾輛運貨車塞住，從堡德博蔭路，到薄意惡蔭路，車子接連不斷。原來是八號房中，第四層樓上住的少年紳士飛力克斯大衛，今天要搬往別處去了。那第五層樓上收藏家都白羅氏，可巧也在這天捆載着隔鄰兩屋子的骨董器物，要出門去了。一時街上居人，都很注目，不過遷居是常事，也不足為異。所以異的，是那十幾輛的運貨車，不知道打從那裏來的，車子上既沒有轉運公司的名號，那駕車的人也是不常見的，形跡很為詭異。到了十一點多鐘，屋中都已搬空，只贖下些舊紙和碎布，散棄在地。

那飛力克斯大衛是個美少年，衣飾都極時尚，攜了一枝很大的手杖，似乎表示他是孔武有力的。他離開入號屋後，便緩步到十字路口

，這路與彼固力街相對，通着保歐蔭路，路旁長椅之上，一個少婦坐着，服裝像是中等社會中人，那時方在閱報。一個孩子在伊旁邊，手裏拿了小鏹，畫着沙玩。

大衛走前去，低語問道：「看見甘聶瑪麼？」少婦悄然答道：「已在今天早上九點鐘出去了。」大衛道：「他往那裏去的？」少婦道：「往警察署。」大衛道：「他一人獨行的麼？」少婦道：「是的。」大衛道：「今天早上沒有電報到麼？」少婦道：「沒有。」大衛微微點頭歇了片刻，又問道：「他家中的人們，還信任你麼？」少婦點頭道：「我代甘聶瑪夫人，管理瑣事，很得伊的歡心。所以常將甘聶瑪的事，詳細告訴我。今天早上，我還伴着伊咧。」大衛道：「如此很好，以後每天上午十一句鐘，你須到這裏來，等我有何囑咐。」說罷，走到王子門附近的一家中國餐館中午餐，吃了兩個雞蛋，和一些菜蔬鮮菓，餐罷出來，重回到喀蘭馥街的屋中。對管門的道：

「我還須上樓一看，鑰匙隨即交你。」說着，忽忽上樓，走進書室中，拿了火爐架旁邊的煤氣燈管子，去了口塞，接上個細管子，吹作微響。那管中也有細聲回答，大衛遂將管子湊在口內，低聲問道：「都白羅！有旁的人在着麼？」管中答道：「沒有。」大衛又道：「如此我可以來嗎？」管中又答道：「可以的。」大衛便放下燈管，歡然自語道：「天下的事情，進步無窮，世界過了愈久，人類也愈見聰明。便是這新發明的東西，關係雖小，也足增人興趣。我以一生爲遊戲，這也是一種玩具啊！」

說罷，從火爐架上，用手觸着一條大理石的嵌線，線轉鏡動，現出一條甬道，上面有白磁石做成的梯級，大衛拾級而上，到第五層樓，從壁爐中走出一人，已在室中等着，却就是都白羅。大衛問道：「這裏已收拾完畢麼？」都白羅道：「完畢了。」大衛又道：「他們都已走了沒有？」都白羅道：「都走了，只三人留在這裏守望。」大衛

道：「如此我們上樓罷！」

於是兩人。從壁爐中出去。到了頂上，有三人先在那裏，一人剛探出半身，向窗外下望，大衛問道：「看見什麼嗎？」那人答道：「首領，沒見什麼。」大衛道：「街中很冷靜麼？」那人答道：「正是。」大衛道：「十分鐘以內，我要離開這裏了。你們也一同起行不可耽擱。但這十分鐘之內，倘見街上有可疑的舉動，你須報告我。」那人噉然應道：「首領！我當着警鈴告警。」

於是大衛和都白羅，重復下樓。過了第四層，大衛仍將火爐架上的大鏡關上，欣然說道：「都白羅！以後別人倘或發見這種種的奇物，定要驚怪萬分。你瞧這警鈴呀！暗梯呀！電綫網呀！通話管呀！祕密甬道呀！活動地板呀！一件件都似神工鬼斧，不是人力所能造的。不知道他們見了，要現出何種怪面目來呢！」都白羅道：「這種種的設施，委實是亞森羅蘋的廣告咧！」大衛道：「我便沒有這廣告，一

般可以行事，只是丟了他不無可惜啊！好在來日正長，我們當愈加勉勵，從今以後，再別出心裁造成一個安樂窩，但那萬惡的福爾摩斯，我委實恨他不過！」都白羅道：「我想他這一次失敗而去，當然不會再來了。」大衛道：「目前他固然不能再來，但昨天晚上，掃桑墩有一隻船，半夜出發，便算是他僥倖而來，須得十一點鐘到這裏。可是哈佛的火車，已在今天早上八點鐘出發了。昨天晚上，他不能逃脫，今天又怎能來呢？便來，也得從元愛溫和大愛蒲兩條路，到此已下晚了。」都白羅道：「他果真再來便如何？」大衛道：「福爾摩斯生平作事，從來不肯中途罷手，這一回他捲土重來，自在意料之中。但他來時已遲，我已去遠了。」都白羅道：「丹世唐西女士如何？」大衛道：「一小時內，我便得和伊會面了，」都白羅道：「伊已經回家了嗎？」大衛道：「這幾天之中，風波未平，伊定然不敢回家。我應得用充分的力量保護伊，現你便到埠頭去，裝載一切物件，需時很多呢

！」都白羅道：「那邊若有人窺伺，怕不危險麼？」大衛率然道：「誰窺伺呀！除了福爾摩斯外，並不怕第二個人。」

都白羅去後，大衛却巡行室中一周，拾得些碎裂的幾件藏了。最後在灰色的牆壁上，拿鉛粉畫一大圈，圈中寫着道：

「盜賊中的紳士亞森羅蘋氏，曾住在這裏五年，那時在二十世紀的初年。」

書完，很爲得意，目注這行字，吹脣作響。少停又自語道：「我現在留下了這幾行字，造化史家不淺。將來歷史上敘述我的事蹟時，這也是一種佐證呢！——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你須快趕來，三分鐘之內，我要走了。倘三分鐘後，還不來，那末你失敗之局，便從此定了。唉！光陰何等快，只有兩分鐘了：福爾摩斯先生，你如何要我久盼？現在只有一分鐘了！你難道不再來了嗎？如此你終於失敗了！我現在走了！恕不久候。」說到這裏，又四面望了一回，呼道：「亞森

羅蘋的土國啊！我現在和你分別了！從此一去，我不再看見你了。你六層的樓，和五十五間的屋啊，我現在和你分別了。平日你受我統轄，從此以後，却要換新主了。我與你作別，心裏委實悵悵。唉！我的屋，別了！別了！」

說完，猛聽得鈴聲大鳴，聲銳而急，先鳴了兩下，接着又鳴了三下，大衛知是警鈴，心裏非常驚訝。暗想道：「這時那來危險？來的又是誰呢？難道是甘聶瑪麼？」開窗向下一望，街上並無人影，側耳靜聽，似乎樓下有雜亂的聲音，料是仇人已進屋子來了，非逃不可。於是竄入書室，正待出去，却聽廳門已下了鍵，不禁切齒道：「天呀！這屋怕已在圍困之中了。我便從側門逃走，也必被擒！幸而有壁爐中一條祕道，我還不至成爲甕中之鱉。」

說着，走近壁爐，用手觸那嵌綫，綫却不轉，鏡子也不動，門外早有脚步的聲響，走近前來。大衛低呼道：「果真這機關不動，我今

「天便失敗了！」遂伸着五指用力去按嵌綫。那鏡子似已不受他指揮，兀然不動。大衛便如發狂一般，握拳擊着鏡子，沒口子的罵着。

這時候斗的有聲音發在後面道：「羅蘋先生！天不從你的願望，你便怎樣呢？」

這假名飛力大衛的亞森羅蘋，掉頭一看，不覺驚惶失措，原來立在他後面的，不是別人，却是歇洛克·福爾摩斯啊！

二七 一句話

羅蘋目不轉睛，對福爾摩斯呆看了好久，暗想：「昨天晚上，他已被囚在船中，載往掃桑墩去，不料今天午刻，忽又出現於巴黎，現在却立在自己面前，作得意之色。天下奇怪變幻的事情，竟到這般地步麼？」

他正在忖度，福爾摩斯又欠身說道：「羅蘋先生！這一分鐘內，

我已忘却華捷克男爵空屋中的一夜了。我已忘却我友華生的被創了。我已忘却汽車的遠行和汽船的苛待了。便這一分鐘中，前事一一都已忘却，因為以前磨難雖多，上帝究竟償還我的痛苦呢。」說罷，雙眼惺惺的注在羅蘋面上，似乎等他回答。羅蘋想了一想，便道：「先生！今天你得能成功，想來也很費心力了。」福爾摩斯道：「正是」。羅蘋道：「我說你能在我的船主水手手裏脫逃，尙屬偶然之事；只你現在能獨自和亞森羅蘋，在這裏相見，那我不能不說你是大功告成了！」福爾摩斯道：「是的。大功似乎已告成了。」羅蘋道：「現在這屋外如何？」福爾摩斯道：「已被圍了。」羅蘋忙道：「如此鄰右的兩間屋如何？」福爾摩斯冷然道：「也在被圍之中。」羅蘋道：「如此第五層樓如何？」福爾摩斯道：「那都白羅先生所住的三屋，現在也有人守着了。」羅蘋喟然歎道：「果真這樣，那末，……」福爾摩斯接着道：「那末你入網了。羅蘋先生！那末你入網了！」

這時羅蘋心裏的憤懣，正和福爾摩斯昨天被困在汽車中時一般。兩人同是一時之雄，不過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也祇得低首就範，只忍辱以待將來。便放聲說道：「福爾摩斯先生！我們工力悉敵，無可軒輊呢！」福爾摩斯聽了似乎很爲喜悅。

兩人默然多時，羅蘋忽又含笑說道：「這回的事，我並不介意。因爲我以前著著得勝，也覺得厭了。偶然失敗，算甚麼來？先前我勝你的時候，好似握拳猛擊你的胸部，一擊而痛入骨髓，現在你用拳還擊，來勢也極猛烈。先生可心滿意足了嗎？」說罷大笑。少停，又道：「我們倆的戰鬥，如今已到最後的時期了！應當各現神通，小作遊戲。羅蘋入網，也就是遊戲的一種，然而入網之後，又如何出網呢？這出網也是遊戲的一種啊！福爾摩斯先生！現在我不但無憾於你，而且要感謝你的厚意，給我遊戲的資料呢！」

說完，握着兩拳，貼在太陽穴上，似乎樂不可支。那一種形狀，

大類小兒得了餅菓似的。接着，又走到福爾摩斯面前，問道：「你現在到此，究竟則甚？」福爾摩斯道：「你還問我到此作甚麼？」羅蘋道：「是的，甘聶瑪既領着他的部下到來，何以不進來見我？」福爾摩斯道：「是我教他守在外邊的。」羅蘋道：「他遵從你的話麼？」福爾摩斯道：「他既信我，如何不聽我的話？而且他這回到來，也只知道飛力克斯大衛，是亞森羅蘋的一個黨徒罷了！」羅蘋道：「如此我又要問你一句話，你却何必一個人進來見我呢？」福爾摩斯道：「因為我先要同你說一句話。」

福爾摩斯這句話，似乎極其平淡，然而羅蘋聽了，像有奇趣，隨大笑道：「福爾摩斯先生！你要同我說一句話麼？可奈這裏沒有坐椅，不能請你稍坐。我是主人，很覺抱歉。如今拿這破木箱子，和窗檻請你坐，你能不嫌褻瀆麼？倘有啤酒，更須與你小酌。但不知你喜歡淡的？還是濃的？現在權請坐下，再說別的。」福爾摩斯道：「這可

不必。我立着和你說便了。」羅蘋道：「如此請快說！」福爾摩斯便道：「我的話很簡單，幾分鐘便夠了。我到法蘭西來，並不是要陪你入網，我所以逐逐追蹤你的，是爲了一件東西罷了。」羅蘋道：「是甚麼東西呢？」福爾摩斯道：「就是藍鑽石戒指！」羅蘋道：「藍鑽石戒指麼？」福爾摩斯道：「正是。我要這個，因爲那白雷興牙粉瓶中的藍鑽石戒指，是假的呢！」羅蘋道：「你的話不錯。當日秀髮少婦，將那真的，從郵政局裏寄給我之後，我便照式製成一粒，還寄與伊。料那奧大利領事，容易招受嫌疑，所以將這假的，放在他牙粉瓶中。」福爾摩斯道：「那真的當然在你手裏。」羅蘋道：「正是，在我手裏呢！」福爾摩斯大聲說道：「我要這顆藍鑽石戒指！」羅蘋道：「但是我不能給你，抱歉得很！」福爾摩斯道：「我已允許克樂任伯爵夫人，還伊的原物了。所以我決定要的！」羅蘋道：「這東西既在我手裏，你從何能得呢？」福爾摩斯道：「正爲這東西在你手裏，所

以我志在必得。」羅蘋道：「你的意思，以爲我可以輕易交給你麼？」福爾摩斯道：「不錯。」羅蘋道：「而且出於我自願麼？」福爾摩斯道：「你便不願意，我可以出代價買呢！」羅蘋呀道：「朋友！你究竟是從世界那一國來的？這是什麼事，你却看做貿易一般。」福爾摩斯道：「這本是貿易啊！」羅蘋道：「如此你出多少代價？」福爾摩斯道：「丹世唐西女士的自由，便是你那藍鑽石戒指的代價。」羅蘋道：「伊本來自由，並沒有被捕。」福爾摩斯道：「我實在只消和甘聶瑪說一句，立刻將伊逮捕。你現在被困在這裏，怕也不能護衛伊罷！」羅蘋大笑道：「親愛的先生！你拿別人的東西許給我，這個如何使得？丹世唐西女士無事，並沒有失去自由。你能用別人的東西，作爲代價麼？」

福爾摩斯聽着，似乎有些局促不寧，兩頰微微泛紅，少停，用手撫着羅蘋肩際道：「如此，我許你……」羅蘋道：「許我自由麼？」

福爾摩斯忙道：「不是，少停容我下樓去，和甘聶瑪商量。」羅蘋道：「如此你能容我一個人在這裏，一想個中利害麼？」福爾摩斯道：「可以的。」羅蘋佛然道：「但這機關不能再動，也無益於我。」

說時，他再用力按着火爐上的嵌線，那鏡子忽的開了，羅蘋又驚又喜，幾欲失聲而叫。暗想這機關既動，我可脫身逃去，何必被福爾摩斯制伏。於是在室中小步，心中不住的思忖。過了多時，也上前撫着福爾摩斯的肩道：「福爾摩斯先生！你且去，容我料理一兩件小事，幾分鐘後，便可覆命了。」福爾摩斯道：「甘聶瑪立刻便上樓來，必不任你逃去的。」羅蘋傲然道：「天下的事，那能預料呢！」福爾摩斯道：「你別作癡想，凡是這屋中的出路，處處都有人守住了。」羅蘋道：「但還有一條路，可以給我用呢！」福爾摩斯道：「是那一條路？」羅蘋道：「就是我借他脫身的一條路。」福爾摩斯道：「你別說這乖巧的話。今天你定然入網了。」羅蘋道：「這話恐怕說不定

。「福爾摩斯道：「如此，你……」羅蘋道：「我決計保持這藍鑽石戒指，不給你拿去。」

二八 劇盜落網

福爾摩斯掏出錶來一看道：「現在去三點鐘，還有十分，一到三點鐘，我便要喚甘聶瑪來了。」羅蘋道：「很好。還有十分鐘，我們再談一回。福爾摩斯先生！我們該寶貴這十分鐘的光陰，莫把它輕輕放過。我心中還有一二疑點，要問你，你究竟是怎樣知道我飛力克司大衛的假名，和這裏的地址的？」福爾摩斯眼注羅蘋，悄然答道：「這裏的地址，我是從秀髮少婦處得來的。」羅蘋道：「就是格羅堤麼？」福爾摩斯道：「不錯。你可記得昨天早上，我預備用汽車載伊去，伊已經覺察我的意向，隨即打電話到一個成衣店裏。」羅蘋道：「是的，這事確然有的。」福爾摩斯道：「以後我便料到這成衣店一

定是你了。昨晚我在船上，聽得船主打電話與你，我記着他所報的號碼，末二個字是『七三』，幸而我記憶力強，沒有忘記，也足以自豪了。我既得着這一線明光，那十一所屋子的地址表，又在我手。我從今天十一點鐘，到了巴黎，便急忙到電話公司，檢查簿子，得着飛力克斯大衛的名字和地址。我既得了這兩項，遂去找甘聶瑪了。」

羅蘋放聲說道：「我瞧你所做的事，真不愧是第一等的偵探家！我該當拜服你了！但是我還有不解的，是究竟如何逃出『黑線紅黛兒』的呢？」福爾摩斯道：「我何曾是逃的？」蘋羅道：「你既非逃走，如何能到這裏？」福爾摩斯道：「昨晚你會囑咐船主，勿在一點鐘以前到掃桑墩，他却就在十二點鐘，放我上岸，我因此可以乘着汽船，一遶到哈佛了。」羅蘋道：「照你說是船主賣我的了！我素來信用他，難道有這等事麼？」福爾摩斯道：「你不要冤枉船主，船主並沒有賣你。」羅蘋道：「如此你何以能在這個時候，重到法蘭西來？」

福爾摩斯道：「這是他的時計的過處。」羅蘋訝然道：「怎樣說？是他的時計的過處麼？」福爾摩斯道：「正是，我將他的時計，撥快一個鐘點，所以得能到此啊！」羅蘋道：「你是用甚麼法兒，將他的鐘點撥快呢？」福爾摩斯道：「昨晚你走了之後，我們倆便並坐長談，我將生平偵探的歷史，對他口講指畫，他聽了不覺心往神移，我便在這當兒，偷偷的取了他袋里的時計出來，他還側耳聽着，一些沒有覺得呢！」羅蘋道：「妙呀！妙呀！這件事我要永永記着了——但是那船主的掛鐘，你又如何行使手段呢？」福爾摩斯道：「我腿上正絆着粗繩子，掙脫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要撥這個掛鐘，非常困難。幸而船主後來走上甲板去了，我便懇求那監守的水手，代我撥了一下子鐘針。」羅蘋大呼道：「那水手竟允許你嗎？」福爾摩斯道：「他並不知道此中的利害，所以率然做了。我但告訴他說，是要乘第一班火車到倫敦去，務必要早一個鐘點登岸，所以要一撥鐘針，以免誤了時候

。他起初不肯，後來我應許他有酬勞，他也便答應了。」羅蘋道：「如此，你用甚東西做酬勞的？」福爾摩斯道：「區區之物，實不足道。」羅蘋道：「究竟是甚麼東西？」福爾摩斯道：「不過是一顆藍鑽石戒指罷了。」羅蘋道：「藍鑽石戒指麼？」福爾摩斯道：「是的，便是你所造的假品，當日在白雷興牙粉瓶內發現的。我到了法蘭西，克樂任伯爵夫人便交給我，昨天晚上，我便把來移贈水手，作為這一個小時的代價，恐怕那水手還要貢獻于你，作為邀功的地步哩！」

亞森羅蘋聽到這裏，放聲大笑，直笑得眼淚都掉下來。過了一會，才道：「這事有趣極了！我用假造的藍鑽石戒指哄騙伯爵夫人，你却又轉用它來哄騙我的水手；果報循環，竟如此不爽，便是那船主的時計，室中的掛鐘，也能開豁人的心思不少咧！」說罷，走近福爾摩斯，福爾摩斯稍退，忽向袋裏掏出時計來，道：「羅蘋！三點鐘到了！」羅蘋道：「已三點鐘了麼？光陰容易，真使人悶極！要是真能使

你的時謝再撥得慢些，我們還可以小作遊戲呢！」福爾摩斯很不耐煩的道：「別嘮叨了！我正等你的回答呢！」羅蘋道：「你委實太不知足，既要我的身體，還要我的答話麼？」福爾摩斯道：「我還要你的藍鑽石戒指咧！」羅蘋大聲道：「我一定不給你！」

福爾摩斯便拿出手槍來，向空而放，羅蘋跳起身來，掘拳猛擊福爾摩斯的面部道：「我的手在這裏，你會何不上拷？」福爾摩斯小退，立時變色，羅蘋倏的奔到火爐架前，用手去觸動嵌線，却已來不及了。甘聶瑪突然闖入，像怪鷄般大叫道：「羅蘋快快投降！否則，我……」話還未畢，便拿出手槍來，對着羅蘋；羅蘋擡頭一看，却見甘聶瑪的後面，還有一二十個壯漢，按着脚跟，雄赳赳的站着。羅蘋自知不敵，便抗聲對甘聶瑪道：「快放下了你的槍，我投降了。」說罷，將手交叉在胸口，兀立不動。

這時候空屋裏的回聲，也像學羅蘋的話道：「我投降了。」這一

句話的聲浪，很覺奇怪。衆人面面相覷，似乎不相信這句話會出自羅蘋之口。以爲羅蘋便不隱身在機關後面，也應該背城借一，作個困獸猶鬪。不料他却有這句話，破口而出呢！

小停，甘聶瑪便走上前去，撫着羅蘋的肩，正色道：「羅蘋！我現在逮捕你了！」羅蘋噤道：「嘻！我親愛的甘聶瑪！你何必正色向人，使人瞧了難受！倘給別人見了，定要說你在亡友的墓前，作哀悼詞呢！好朋友！何不去了這可怕的面容，換些愉快的模樣兒出來？我們舊雨重逢，不應該如此嗎？」甘聶瑪又道：「我現在逮捕你了。」羅蘋微笑道：「我看你臉色，雖則莊重，心裏怕要失聲而笑了！試想，大偵探家甘聶瑪，今天竟將萬惡的亞森羅蘋捉住，這豈不是歐洲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業麼？好呀，甘聶瑪！前程萬里。勉之！勉之！」

說畢，他伸着雙手，坦然向着甘聶瑪，於是鏗然一聲，手械裝上了。

二九 功成身退

這時候，甘聶瑪如同做夢一般，幾乎不相信是真的。暗忖這東西，可以遍械世人，今天何以也加上羅蘋的手呢！羅蘋目覩手械，搖頭微嘆道：「唉！我可憐的羅蘋！這時倘給你的朋友們見了，不知要怎樣說哩！」說罷，展開二臂，肌肉都為之墳起，那額上的血管，也縷縷可數，械上的鉄鏈，深切着肌肉，幾乎血出。不多一回，那鉄鏈已便折斷了！

羅蘋很得意的對警察們說道：「伙伴！這手械很不中用，何不替我換一副新的？」大家呆了一呆，隨拿雙械替他械了。羅蘋道：「如此很好，但你們還得嚴密防範着才是呢！」說完，又指着衆人道：「朋友！你們一共幾個，像這樣濟濟一堂，好算是盛會，一共是二十五個人麼？還是三十個人呢？我一個人敵三十個人，委實無能為力，

倘只有十五個人來，我便得和你們較量一下子了。」

羅蘋這時候，談吐從容，態度也很沉着，正似名角登場，表演他得意的傑作。福爾摩斯袖手旁觀，萬分欽佩。覺得他一個人和三十個人較量，魄力却正相等，那三十個人仗着法律以壯聲勢，而他一個人却手既被械，又沒有寸鐵，但憑着梨花之舌，嘲弄法律，試想是尋常人所能及得到的麼？

停了半晌，羅蘋忽又對福爾摩斯道：「先生！這真是你的傑作，非你之力，羅蘋那得入獄？但你過後思量，或者要懊悔呢！」福爾摩斯微聳着肩道：「但你尚有機會，……」羅蘋大聲道：「你所說的機會，豈不是要我那藍鑽石戒指麼？我得這東西，是用了許多心血腦汁換來的，豈肯輕易給你！我寶貴着它和自己生命一般，下月我到倫敦奉訪時，便當將原因告訴你了。但你下月可是在倫敦麼？還是在維也納同聖彼得堡呢？」

在羅蘋說話的時候，鈴聲忽又大鳴，不過這鈴並不是警鈴，却是電話機上的電鈴。亞森羅蘋似乎會意，臉色微變，恨不得跳上前去，將電話機搗毀了。甘聶瑪却已取了聽筒，湊在耳邊聽着，又向筒中答應道：「是的，是的，這裏是『六四八七三號。』」

福爾摩斯忙上前奪了甘聶瑪手中的聽筒，用手中巾將聽筒包了，使它不給羅蘋聽得。兩個眸子却注視羅蘋，揚揚得意。羅蘋也用目注着福爾摩斯，似惱似怒，原來他知道打電話來的，定是秀髮少婦咧！

福爾摩斯變了聲音，向筒中呼道：「哈羅！哈羅！」少停，又道：「是的，是的。我是馬克興。」這時候那不屈不撓的亞森羅蘋，顏色灰敗如死，要想聽秀髮少婦的話，又聽不出。只好猜疑，越疑越是懼怕。

福爾摩斯又朗聲說道：「是的，是的。這裏諸事已畢，我便可和你晤面，但在那裏呢？……」說到這裏便停了。

羅蘋却放聲大呼，想攪亂他的聽聞，福爾摩斯不顧，又道：「哈羅！哈羅！你能聽得我的話麼？這裏的聽筒，有些毛病，我却聽不清你的話，但是我的話，聲音很清楚，諒你可以聽得。我想你還是回去的好，不要逗留在外面……嘻！你怕福爾摩斯麼？但他現在已到了英倫，危險的時期過了。我剛纔接到掃桑墩來的電報，也是報告我這件事呢！」福爾摩斯說這話時，聲氣之中，挾着無限得意。又道：「吾愛！你即便回去，我立刻也就來了。」

說罷，將聽筒掛好，對甘聶瑪道：「甘聶瑪先生！我要借你部下三人，你答應麼？」甘聶瑪道：「可是爲秀髮少婦的事？」福爾摩斯道：「是的」。甘聶瑪道：「你知道伊在什麼地方？並且是那一個人呢？」福爾摩斯道：「我早知道了。」甘聶瑪道：「妙極！妙極！一網得了二人，既得羅蘋，又得秀髮少婦，老夫今日，真不虛此一行了！」於是對伏冷芳道：「伏冷芳！你領兩個人跟隨着福爾摩斯先生前

去。」

福爾摩斯徐步走向門去，三個警探跟着。這時歇洛克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的大戰，便決定在這最後的五分鐘中。福爾摩斯得了全勝，羅蘋却敗北了！福爾摩斯將到門口，羅蘋忽喊道：「福爾摩斯！」福爾摩斯停着脚步，回身問道：「羅蘋！你有甚話對我說！」這最後的一幕，羅蘋有如被困在絕地，廣額之上，現着無數網紋，神情也很頹唐，和老人一般。但他還掙扎着，悄然說道：「我被敗運逼迫到這地步，自己既不能從壁爐裏逃去，束手就縛；不料秀髮少婦，又在電話裏說了幾句話，落在你手裏，這是我天要我失敗！我也一聽天命了！」福爾摩斯道：「你說這幾句話，究是何意？」羅蘋道：「意欲與你重開談判，你願意麼？」

福爾摩斯點頭，喚甘聶瑪略略退後，便走到羅蘋面前，低語道：「你怎樣說？」羅蘋道：「我要丹世唐西女士自由。」福爾摩斯道：

「你已知道伊的代價麼？」羅蘋道：「已知道了。」福爾摩斯道：「如此你願意出這個代價麼？」羅蘋道：「悉聽尊命，一切我都願意。」福爾摩斯愕然道：「適纔我許你自由，要你那東西交換，你却決計不答應，現在却又降格相從，這是什麼原故？」羅蘋微嘆道：「福爾摩斯先生！你也是了解情愛真義的，要知伊人委實是我心坎上所愛的女子，那忍見伊失去自由，陷落在你手中？凡是我法蘭西人，都重愛情，愛情果然固結，生死都不在意。我羅蘋也和旁的人無異啊！」福爾摩斯連連點頭，又低聲問道：「如此，那藍鑽石戒指在那裏呢？」羅蘋道：「你可向火爐旁邊，取出我的手杖，握着柄，慢慢地旋開來，便得了。」

福爾摩斯依了他的話，取出手杖，將柄旋開，有一個灰膠的小球，球裏藏的，却就是那藍鑽石戒指。福爾摩斯拿着看了一會，對羅蘋道：「羅蘋！丹世唐西女士可以自由了。」羅蘋佛然道：「伊本來自

由，不用怕你咧！福爾摩斯！你走罷！暫時作別，仍可會晤。以後我們倆怕不再見面麼？」福爾摩斯道：「怕還有見面的日子！」說罷，便對甘聶瑪談了幾句。甘聶瑪道：「福爾摩斯先生，我們現在要去捉秀髮少婦了。」福爾摩斯搖頭道：「恕我不能從命，一小時內，我便要回英倫去了。」甘聶瑪道：「但是秀髮少婦又怎樣呢？」福爾摩斯道：「我並不知道。」甘聶瑪道：「你適纔告訴我說，已知道伊是誰？而且知道伊的住址，現在怎的又這樣說呢？」福爾摩斯很不耐煩的道：「甘聶瑪先生！你不要如此拘泥，能屈能伸，方算是大丈夫。況且我既已替你捕獲了羅蘋，又替你覓到了藍鑽石戒指，現在你回去，儘穀光榮了。還有甚不足？」甘聶瑪道：「但是秀髮少婦，究竟在那裏？」福爾摩斯大聲道：「我的事完了，你自己去尋罷！」

遂將帽子戴上，頭也不回的去了。羅蘋在後面喊道：「福爾摩斯先生！再會罷！願你一帆風順，平安歸國。這十天中的事，我要永

紀念着，倘遇見華生先生，請你替我道候，並說亞森羅蘋惦念着呢！」

他說時，福爾摩斯已走的遠了，並沒聽得。羅蘋啞然笑道：「這些英吉利人，確有謙德，功成身退，何等高超！老甘聶瑪！可是便宜你了！但你還忙甚麼？憑你如何搜索，也是徒然。這裏的東西，都搬到別處去了。連一張紙頭也沒有留咧。」甘聶瑪道：「天下的事，很多出人意外的，或者可以得些甚麼，也未可知。」

羅蘋冷笑不語，掉頭看看左右，已有兩探夾持着，其餘警探環立在那裏，像圍住砲台一般。甘聶瑪往來搜查，約有二十分鐘之久，羅蘋嘆氣道：「甘聶瑪！夠了，你便是忙到天晚，恐怕也一無所得呢！」甘聶瑪怒目說道：「你何必這樣性急！」羅蘋道：「不錯，我還有要事須去料理。」甘聶瑪道：「往警察署去麼？」羅蘋道：「不是，到鎮上去啊！」甘聶瑪冷笑道：「甚麼時候去？」羅蘋答道：「本定

兩點鐘呢。」甘聶瑪道：「但現在已過了三點鐘了。」羅蘋道：「我早已知道，略遲也不妨事的。」甘聶瑪道：「如此你能再寬我十分鐘麼？」羅蘋道：「一分鐘也不能停留。」甘聶瑪道：「但我還須小留片刻，你不要催我。」羅蘋縐眉道：「你怎的這樣不怕麻煩呢？那大櫥是空的了。你要瞧什麼？」甘聶瑪道：「櫥裏有一卷信札，看了或者得些端倪。」羅蘋道：「只怕是廢紙嗎？」甘聶瑪道：「不對，上面有羅帶束着。」羅蘋大呼道：「可是束着一條絳色羅帶的麼？甘聶瑪！上帝在上，願你勿解此帶。」甘聶瑪道：「怕是情書麼？」羅蘋道：「是的。」甘聶瑪道：「你的情婦叫甚名字？」羅蘋笑道：「便是甘聶瑪夫人啊！」甘聶瑪怒道：「你這樣拿我開頑笑麼？」

三〇 最後送別

這時候，警探們已搜遍室中，都兩手空空，一無所得。羅蘋大笑

道：「你們幹甚麼的？這般忙碌，這裏一百件東西，都已搬到別處去了。還有什麼，可以落到你們手中。現在你們究竟要甚麼？可是要我們同志們的名冊，還是要我和德意志皇帝道歉的證據呢？甘聶瑪！老實對你說，這裏有一兩個機關，你知道麼？那煤氣管可以談話，那火爐架空中有暗梯，這裏的牆壁是空的，這裏的電線，都交互着，像蛛網一般。以上種種，都是我亞森羅蘋的新發明品。甘聶瑪！現在你何不——按此鈕？」

甘聶瑪如言按鈕，羅蘋問道：「聽得甚麼嗎？」甘聶瑪道：「我不聽得什麼。」羅蘋道：「也不聽得什麼。但我剛纔聽得你在這當中，告訴我那飛艇管理人，預備一隻飛艇，和我同飛，有嗎？」甘聶瑪正色道：「別再絮聒，我們走了。」

說着，舉步前行，警探們也跟隨在後。羅蘋却兀立不動，甘聶瑪發怒道：「你難道不走嗎？」羅蘋道：「我走不走，要依你為準。」

甘聶瑪道：「這是甚麼話？」羅蘋道：「我且問你，你要同我到那裏去？」甘聶瑪道：「到近段的警察署裏。」羅蘋道：「如此我決計不去。我並沒有甚事，要和警察署去接洽呢！」甘聶瑪大喊道：「你瘋了！」羅蘋道：「我並不瘋，剛纔我不是對你說，有別的要緊事麼？」甘聶瑪很莊重的呼道：「羅蘋！」羅蘋道：「甘聶瑪！你該原諒我，那秀髮少婦，正很急切的望我前去，我是說話不失信的君子，不忍使伊久等啊！」甘聶瑪暴聲道：「羅蘋！你聽着，今天我待你，容忍極了。可是我這容忍，也有限止的；現在你該跟我走了。」羅蘋搖頭道：「我決不走，我有要緊的事，萬萬不能失約！」甘聶瑪道：「你敢違抗我麼？」羅蘋道：「是的。」

甘聶瑪對警探們舉手一揮，有兩個人上前捉住羅蘋，忽又大叫放手，却有兩枝長針，刺入皮膚。其餘的人，都怒向羅蘋撲來，拳頭像雨點一般，打在羅蘋身上，有一拳擊中了太陽穴。羅蘋微哼一聲，倒

地暈去。甘聶瑪怒對那人道：「你當真打傷了他，我也打你一個傷處！」說着，彎下身來看羅蘋，却見他呼吸自在，似乎沒有大傷，便命衆人將他抬起來，慢慢地走出室門。甘聶瑪扶着羅蘋的腿，且行且說道：「你們當心了，別走的快，別顛頓。」

這時有一人放一放手，羅蘋大顛，甘聶瑪便怒叱道：「蠢貨！你要摔死他麼？」又對羅蘋道：「朋友！你覺得怎樣？」羅蘋低語道：「我現在還不大痛，但只你也不應該，放任他們許多人毆打我呢！」甘聶瑪道：「你委實是自討苦吃！不能怪我。你倘能服服帖帖的跟着我走，那裏會如此？但你可沒有受傷嗎？」

說話之間，已到了扶梯頂上，衆人略一停息，羅蘋忽大叫道：「甘聶瑪！他們怕要摔碎我的骨骼了！何不用升降機下去？」甘聶瑪道：「好好！」便用升降機下去。那扶梯也狹窄，不能容着多人一同下去。衆人便將羅蘋抬到升降機前，開了機門，放羅蘋進去。甘聶瑪坐

在旁邊，對衆人道：「你們快下樓去！在大門口等我。」

說罷，便關上機門。那升降機忽地一躍而上，像汽球登天一般。衆人大喊，也來不及了。羅蘋格格地大笑著，得意萬分。甘聶瑪低頭呼道：「你們快到五層樓上去分守諸門！」

警探們答應了，一哄而上。那知升降機却並不停在五層樓，一逕到屋頂上停了。有三個人在機門口候着，忙開了機門，扶羅蘋出去。兩個人却逼住了甘聶瑪，不許他動彈。羅蘋歡然道：「甘聶瑪！剛纔我本來告訴你說，是你須預備一隻飛艇，和我同飛的。這升降機騰躍而上，很像是飛艇啊！甘聶瑪！你須記着，亞森羅蘋倘無成竹在胸，決不肯俯首帖耳的，聽你們毆打呢！現在和你分別了。再會罷！」說完，關上了機門，把甘聶瑪送下樓去。

甘聶瑪忙出了升降機，趕到大門口，招呼衆人，一同奔上頂樓。那頂樓上却已沒有羅蘋和他同黨的影子，只見有一條甬道，又狹又長

，衆人摸索而進，便到了鄰家屋子內，於是又走下樓來，甘聶瑪取出名刺，給管門人看了，問道：「幾分鐘之前，可曾有四個人一同走出麼？」管門人答道：「有的，就是那四層樓上和五層樓上的兩個下人。同着走的是他們的朋友呢！」甘聶瑪道：「住在四層樓和五層樓的是誰？」管門人道：「是兩個紳士，名叫馥佛爾的。同着他們的表弟，名叫白綠復斯的，他們在今天早上，搬往別處去了。但留兩個下人，沒有走。現在也出去了。」

甘聶瑪躡身向下人們坐的沙發上坐下，喃喃自語道：「咳！天啊！這是狹兔的巢窟呢！我們本來可以一網打盡，如今却一無所獲！好不教人懊恨呀！」

* * * * *

半小時之後，有兩個紳士，坐着車子，到璫特火車站上，預備向克來進發，一個擔夫，提着箱子，跟在兩人後面。兩人忽忽前行，形

狀很爲急迫。一個臂上用帶絡着，似乎受了創傷。容色也很慘白，沒有神氣。那同行的，却精神奕奕，且走且說道：「華生！你須記着，我要永遠不忘記這十天中的生活呢！」華生道：「福爾摩斯！我也永遠不會忘記的。」福爾摩斯用力搓着兩手道：「凡是我們倆的劇鬥，都有非常的價值。」華生道：「是的，價值高到絕頂了！」福爾摩斯道：「雖然有一二次小小失敗，也決不足道。」華生道：「那不過像纖芥一般，本來不足道的。」福爾摩斯道：「得勝的券，究竟歸我掌握了。羅蘋既被逮捕，那藍鑽石戒指也歸還故主了。」華生道：「但是我的手臂，也在這一樁事上斷了。」福爾摩斯坦然道：「我既大得了勝利，便斷了你一隻手膀子，又何足道！」華生道：「你雖然得勝，我的手臂也很貴重，況且勝是你的功勞，於我有什麼相干呢！」福爾摩斯道：「你也有功足錄，因爲你病在醫院裏的時候，正像英雄受苦一般；而我能在昏黑之中，發現一綫光明，也便在這個時候呢。」

87

445253